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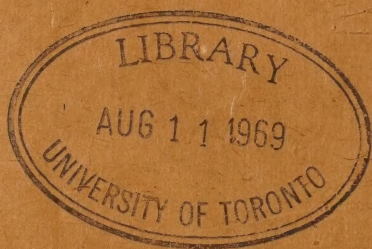
PL

2722

U2L5

7869

V.4







聊齋志異新評卷四

淄川 蒲松齡 畱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廣順 但明倫 雲湖 新評

阿纖

奚山者高密人。貿販爲業。往往客蒙沂之間。一日途中阻雨。及至所當宿處。而夜已深。徧叩肆門。無有應者。徘徊廡下。忽二扉豁開。一叟出。便納客入山。喜從之。挈蹇登堂堂上。迄無几榻。叟曰。我憐客無歸。故相容納。我實

非賣食沽飲者。家中無多手指。惟有老荆弱女眠熟矣。雖有宿肴。苦少烹飪。勿嫌冷啜也。言已。使人少頃。以短足牀來置地上。促客坐。又入攜一短足几。至拔來報往。蹠蹠甚勞。山起坐不自安。曳令暫息。少間一女郎出行。酒叟顧曰。我家阿纖興矣。視之年十六七。窈窕秀弱。風致嫣然。山有少弟未婚。竊屬意焉。因詢叟清貴尊閥。荅云。土虛姓古。子孫皆天折。剩有此女。適不忍攪其酣睡。想老荆喚起矣。問壻家阿誰。荅言永字山。竊喜既而品味雜陳。似所宿具。食已。致恭而言曰。萍水之人。遂蒙龍

惠沒齒所不敢忘德乃敢遽緣翁盛陳朴魯僕有幼弟

三郎十七歲矣讀頗不頑書肄業冥書肄業欲求援繫不嫌寒

賤否叟喜曰老夫是僑寓在此倘在此亦得相托便假一廬

移家而往庶免懸念山都應之遂起展謝叟殷勤安置

而去雞既唱叟已盥沐束裝出呼客已酬以飯金固辭

曰客畱一飯萬無受金之理矧附爲婚姻乎既別客月

餘乃返去村里餘遇老媪率一女郎冠服盡素旣近疑

似阿纖女郎亦頻轉顧因把媪袂附耳不知何辭媪便

停步向山曰君奚姓耶媪慘山唯唯然曰不幸老翁壓

於敗堵。今將上墓。家虛無人。請少待路側。行卽還也。遂入林去。移時始來。途已昏冥。遂與偕行。道其孤弱。不覺哀啼。山亦酸惻。媼曰。此處人情大不平。善孤孀。難以過度。阿纖旣爲君家婦。過此恐遲時。日不如早夜同歸。山可之。旣至家。媼挑燈供客。已謂山曰。意君將至。儲粟都已糶去。尙存廿餘石。遠莫致之。北去四五里。村中第一門有談二泉者。是吾舊主君。勿憚勞。先以尊乘運一囊去叩門而告之。但道南村古姥有數石粟糶作路用。煩驅蹄躐一致之也。卽以囊粟付山。山策蹇去。叩戶一頓。

寄語大伯
數語先爲
下文漏洩
消息若有

腹男子出告以故。傾囊先歸。俄有兩夫以五騾至。媼引
山至粟所。乃在窖中。山下爲操量。執概母放女。收頃刻
盈。裝付之以去。凡四反。而粟始盡。旣而以金授媼。媼留
其一人二畜治任。遂東行二十里。天始曙。至一市市頭。
賃騎。談僕乃返。旣歸山。以情告父母。相見甚喜。卽以別
第館媼。卜吉爲三郎完婚。媼治奩粧甚備。阿纖寡言少
怒。或與語。但有微笑。晝夜績織無停晷。以是上下悉憐
悅之。囑三郎曰。寄語大伯。再過西道。勿言吾母子也。居
三四年。奚家益富。三郎入泮矣。一日山宿古之舊。郊偶

意若無意
若用力若
不用力此
等處閑中
着筆淡處
安根遂使
通體骨節
靈通血脉
貫注所謂
閑着即是
要着淡語
皆非泛語
也

及曩年無歸投宿翁媼之事主人曰客悞矣東鄰爲阿伯別第三年前居者輒睹怪異故空廢甚久有何翁媼相爾山甚訝之而未深言主人又曰此宅向空十年無敢入者一日第後牆傾伯往視之則石壓巨鼠如貓尾在內猶搖急歸呼衆其往則已渺矣羣疑是物爲妖後十餘日復入試驗寂無形聲又年餘始有居人山益奇之歸家私語竊疑新婦非人陰爲三郎慮而三郎篤愛如常久之家人紛相猜議女微察之夜中語三郎曰妾從君數載未嘗少失德今置之不以人齒請賜離婚

聚蚊成雷
衆口鑠金
託故而去
至明至決
何物鼠子
乃能知幾
若是

書聽君自擇良耦。因泣下。三郎曰：區區寸心，宜所夙知。自卿入門，家日以豐，咸以福澤歸卿，烏得有異言？女曰：君無二心，妾豈不知？但衆口紛紜，恐不免秋扇之捐。三郎再四慰解，乃已。山終不釋，曰：求善撲之貓，以觀其意。女雖不懼，然戚戚不快。一夕，謂媼小恙，辭三郎省侍之。天明，三郎往訊，則室內已空。駭極，使人於四途踪跡之，竝無消息。中心營營，寢食都廢。而父兄皆以爲幸，交慰藉，藉將爲緒婚。而三郎殊不懌。俟之年餘，音問以絕。父兄輒相誚責，不得已，以重金買妾。然思阿纖不衰，又數

雖晝伏夜
動性本畏
人而不爲
顛之晉不
爲鼎之穿
彼首見兩
端者何能
仰望

年奚家日漸貧。由是咸憶阿纖。有叔弟嵐。以故至膠。迂
道宿表戚陸生家。夜聞鄰哭甚哀。未遑詰也。旣返。復聞
之。因問主人。荅云。數年前有寡母孤女。僦居於是。月前
姥死。女獨處。無一綫之親。是以哀耳。問何姓。曰。姓古。嘗
閉戶。不與里社通。故未悉其家世。嵐驚曰。是吾嫂也。因
往款扉。有人揮涕出。隔扉應曰。客何人。我家故無男子。
嵐隙窺而遙審之。果嫂。便曰。嫂啟關。我是叔家阿遂。女
聞之。拔關納人。訴其孤苦。意悽慘悲懷。嵐曰。三兄憶念
頗苦。夫妻卽有乖迂。何遂遠遁至此。卽欲賃輿同歸。女

雖遠我訟
亦不汝從
監生行爲
乃真似鼠

慘然曰我以人不齒數故遂與母偕隱。今又返而依人。誰不加白眼。如欲復還。當與大兄分炊。不然行乳藥求死耳。嵐旣歸。以告三郎。三郎星夜馳去。夫婦相見。各有涕洟。次日告其屋主。屋主謝監生窺女美。陰欲圖致爲妾。數年不取其值。頻風示媼。媼絕之。媼死。竊幸可謀。而三郎忽至。通計房租。以畱難之。三郎家故不豐。聞金多。頗有憂色。女言不妨。引三郎視倉儲。約粟三十餘石。償租有餘。三郎喜。以告。謝謝不受粟。故索金。女嘆曰。此皆妾身之惡障也。遂以其情告三郎。三郎怒。將訴於邑。陸

氏止之。爲散粟於里黨。歛貲償謝。以車送兩人歸。三郎
實告父母。與兄析居。阿纖出私金。日建倉廩。而家中尙
無儋石。共奇之年餘。驗視則倉中盈矣。不數年。家大富。
而山苦貧。女移翁姑自養之。輒以金粟周兄。狃以爲常。
三郎喜曰。卿可云不念舊惡矣。女曰。彼自愛弟耳。且非
渠妾何緣識君哉。後亦無甚怪異。

用女言將
上文一筆
收盡

文貴省題。各從其類。風人詠物。比興賦體。遂爲詞翰。
濫觴言之。無文識者。譏之。此善賦物者。未肯率爾操。

觚也。畏之。納炙食之。已爾。宿之。已爾。而絜蹇登堂。何。

遂迄無几榻陳肴似宿胡爲苦少烹鬻而且短足几
牀一人攜取拔來報往蹠蹠殊勞此何等人家試爲
掩卷思之則何織之所由來豈俟舊鄰有言而始悟
哉窖中儲粟碩腹糴糧來則富饒去乃虛耗者辭選
義出色生新矣若阿織者秀外慧中寡言少怒又勤
績織我見猶憐奈何以形跡之疑遂滋猜議致慮青
蠅之聚阜防紈扇之措與母借藏所謂見幾而作者
非耶幸是郎心無二妾志靡他惡障旣除良琴再理
雖云析爨終是感恩蓋嘗反復其彼自愛弟數言竊

嘆人之置之不以人齒者恐轉為鼠置之不屑以鼠

齒矣

拔來報往

禮少儀毋拔來毋報往註謂皆疾也

援繫

晉語董叔取於范氏欲求援繫焉他

日被執而紉于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援既援矣求繫既繫矣欲而得之又何請

焉白眼

晉阮籍傳籍善為青白眼見

乳藥

後漢王允傳張讓以

事中允被捕從事奉藥進允厲聲曰大

嫣然

見卷二

臣獲罪豈有乳藥求死者乎投杯而起

嬰寧

塞

見卷二鳳陽土人

清貫

晉鐘嶸傳臣愚謂軍官是貫鄉籍也

萍水

潘岳

詩依水類浮王勃滕王閣

倚寓

見卷二

蹄躐

史記貨殖

序一一相逢盡是他鄉之客

集韻

斗斛曰一〇周禮

傳馬一一千注蹶口也

量概

考工記栗氏而不稅注

概所以勸不以人齒見卷三秋扇之捐班婕妤好怨歌行新製

器以取平也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圓似明月出入

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悲秋節至涼颼奪炎熱棄捐

笥篋中恩蜀志董和署大司馬府事二十餘年

深中道絕家無一之財小甕一二十斤又

齊人名小

甕為一一

瑞雲

瑞雲杭之名妓色藝無雙年十四歲其母蔡媪將使女

應客瑞雲告曰此奴終身發軔之始不可草草價由母

定客則聽女自擇之媪曰諾乃定價十五金遂日見客

客求見者以贄贄厚者接一奕酬一畫薄者畱一茶而

介

已瑞雲名譟已久。自此富商貴介。日接於門。餘杭賀生。才名夙著。而家僅中貲。素仰瑞雲。固未敢擬。鴛夢亦竭。微贊。冀得一觀芳澤。竊恐其閱人既多。不以寒酸在意。及至相見。一談而款。接殊殷坐。語良久。眉目含情。作詩贈生。曰。何事求漿者。藍橋叩曉關。有心尋玉杵。端只在人間。生得之狂喜。更欲有言。忽小鬟曰。客來生倉卒。遂別。既歸。吟玩詩詞。夢魂縈擾。過一二日。情不自己。修整復往。瑞雲接見。良懽移坐。近生悄然。謂能圖一宵之聚。否。生曰。窮蹶之士。惟有癡可獻知己。一絲之贊。已竭綿。

薄得近芳容。意願已足。若肌膚之親。何敢作此夢想。瑞雲聞之。戚然不樂。相對遂無一語。生久坐不出。媼頻喚瑞雲以促之。生乃歸。心甚邑邑。思欲罄家以博一懽。而更盡而別。此情復何可耐。籌思及此。熱念都消。由是音息遂絕。瑞雲擇壻數月。更不得一當。媼頗恚。將強奪之。而未發也。一日有秀才投贄。坐語少時。便起。以一指按女額曰。可惜。可惜。遂去。瑞雲送客返。共視額上有指印。黑如墨。濯之益真。過數日。黑痕漸濶。年餘連顴徹準矣。見者輒笑。而車馬之跡。以絕。媼斥去妝飾。使與婢輩伍。

瑞雲又荏弱不任驅使。日益憔悴。賀聞而過之。見蓬首廚下。醜狀類鬼。舉首見生。面壁自隱。賀憐之。與媼言。願贖媼。許之。賀貨田傾裝買之。而歸入門。牽衣攬涕。且不敢以伉儷自居。願備妾媵。以俟來者。賀曰。人生所重者。知已。卿盛時猶能知我。我豈以衰故忘卿乎。遂不復娶。聞者共嫺笑之。而生情益篤。居年餘。偶至蘇。有和生與同主人。忽問杭有名妓瑞雲。近何如矣。賀以適人對。又問何人。曰。其人率與僕等和。曰。若能如君。可謂得人矣。不知價幾何。許賀曰。緣有奇疾。姑從賤售耳。不然如僕。

者何能勾欄中買佳麗哉又問其人果能如君否賀以
其問之異因反詰之和笑曰實不相欺昔曾一觀其芳
儀甚惜其絕世之姿而流落不偶故以小術晦其光而
保其璞畱待憐才者之真鑑耳賀急問曰君能點之亦
能滌之否和笑曰烏得不能但須其人一誠求耳賀起
拜曰瑞雲之壻卽某是也和喜曰天下惟真才人爲能
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請從君歸便贈一佳人遂與同
返旣至賀將命酒和止之曰先行吾法當先令治具者
有懽心也卽令以盥器貯水戟指而書之曰濯之當愈

然須親出一謝醫人也。質笑捧而去。立俟瑞雲自饋之。
隨手光潔。豔麗一如當年。夫婦共德之。同出展謝。而客
已渺。徧覓之不可得。意殆其仙與。

文之妙。當於擗揚對待中求之。方瑞雲之盛也。富商
貴介。視贊爲酬。藐茲寒酸。敢生覬覦。卽齋宿而往。不
敢望柳眼果垂青也。縱瑤章之贈。天外飛來。癡夢未
醒。仙源再入而已。竭棉薄難計。合歡迨至。自眼相加。
遂客有令青鸞。遂香熱念都消。夫亦謂無從尋玉杵。
空自叩藍橋矣。生之於女也如此。乃秀才多事。墨瀋

遺痕粉光脂澤半是炊烟逢首鳩盤頓成鬼相不特
門前冷落車馬稀且難望老大嫁作商人婦矣斯時
也前之修贊而後得見者今日面壁而不敢見之自
知面目可憎又豈謂舊雨復來可卜鴛夢哉幸而知
已難忘才人念舊雖牽衣而攬涕卒顧影而懷慙至
不敢以伉儷目居殆亦謂抱衾與裯實命不猶矣女
之於生也又如此忽揚忽抑忽盛忽衰以人之妍媸
作文之開合借化工之顛倒爲筆陣之縱橫才人多
情不以妍媸易念秀才韜光保璞留以待之嗚呼此

其所以爲和也乎

發軔

離騷朝一輪物也去軔輪動而車行故凡事始啟曰一

貴介

左傳襄二十六年夫子爲王子中貲見卷二

橋

裴航傳奇裴航遇雲翹夫人與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元霜搗盡見雲英一便是神仙窟何必崎

嶇上玉京後過

一驛渴一舍有老嫗揖之求漿嫗

令雲英以一甌漿飲之航欲娶雲英嫗言已有靈丹

須得玉杵日搗之得玉杵白當相與後航購得之嫗

乃令搗藥百日嫗吞之先入洞告姻戚來迎航及女

就禮後航及妻

綿薄見卷一邑邑見卷一

人玉洞爲上仙

青鳳一邑邑見卷一

權輔骨也

史記高祖紀蓬首見卷二姊伉儷見卷

隆一而龍顏準音拙鼻也

妹易嫁

女姍笑

前漢異姓諸侯王表秦自任勾欄見卷三陳

私智一三代注一誹也

雲棲

治具

見卷一陸判

戟指

左傳哀二十五年褚師出公其手三抵徒手掘如戟形

龍飛相公

安慶戴生少薄行無檢幅一日自他醉歸途中遇故表兄季生醉後昏眊亦忘其死問向在何所季曰僕已異物君忘之耶戴始恍然而醉亦不懼問冥間何作荅云近在轉輪王殿下司錄戴曰人世禍福當必知之季曰此僕職也烏得不知但過煩非甚關切不盡記耳三日前偶稽冊尙睹君名戴急問其何詞季曰不敢相欺尊名在黑暗獄中戴大懼酒亦醒苦求拯拔季曰此亦所

能効力惟善可以已之然君惡籍盈指非大善不可復
挽窮秀才有何大力卽日行一善非年餘不能相準今
已晚矣但從此砥行則地獄中或有出時戴聞之泣下
伏地哀懇及仰首而季已杳矣悵悵而歸由此洗心改
行不敢差跌先是戴私其鄰婦鄰人聞知而不肯發恩
掩執之而戴自改行永與婦絕鄰人伺之不得以爲恨
一日遇於田間陽與語給窺智井因而墮之井深數丈
計必死而戴中夜甦醒坐井中大號殊無知者鄰人恐
其復生過宿往聽之聞其聲急投石戴移閉洞中不敢

復作聲。鄰人知其不死。剗土填井。幾滿之。洞中冥黑。真與地獄無少異者。空洞無所得食。計無生理。蒲伏漸人。則三步外皆水。無所復之。還坐故處。初覺腹餒。久竟忘之。因思重泉下無善可行。惟長宣佛號而已。既見燐火浮游。熒熒滿洞。因而祝之。聞青燐悉爲冤鬼。我雖暫生。固亦難反。如可共話。亦慰寂寞。但見諸燐悉浮水來。燐中皆有一人。高約人身之半。詰所自來。荅云。此古煤井。主人攻煤。震動古墓。被龍飛相公決地海之水。溺死四十三人。我等皆其鬼也。問相公何人。曰。不知也。但相公

上

文學士今爲城隍幕客。彼亦憐我無辜。三五日輒一施水粥。要我輩冷水浸骨。超拔無日。君倘再履人世。祈撈殘骨葬一義塚。則惠及泉下者多矣。戴曰。如有萬分。一此卽何難。但身在九泉。安望重睹天日乎。因教諸鬼使念佛。捻塊代珠。記其藏數。不知時之昏曉。倦則眠。醒則坐而已。忽見深處有籠燈。衆喜曰。龍飛相公施食矣。邀戴同往。戴慮水沮。衆強扶曳以行。飄然履虛。曲折半里許。至一處。衆釋令自行。步益上。如升數仞之階。階盡。睹房廊。堂上燒明燭一枝。大如臂。戴久不見火光。喜極趨。

上上坐一叟。儒服。儒巾。戴輟步不敢前。叟已睹之。詎問
生人何來。戴上伏地自陳。叟曰。我耳孫也。因令起。賜之
坐。自言戴潛字龍飛。曩因不肖孫堂。連結匪類。近墓作
井。使老夫不安於夜室。故以海水沒之。今其後續如何
矣。蓋戴近宗。凡五支。堂居長。初邑中大姓賂堂。攻煤於
其祖塋之側。諸弟畏其強。莫敢爭。無何地。水暴至。採煤
人盡死井中。諸死者家。羣興大訟。堂及大姓皆以此貧
堂子孫至無立錫。戴乃堂弟裔也。曾聞先人傳其事。因
告翁。翁曰。此等不肖。其後烏得昌。汝旣來此。當毋廢讀。

咎井中讀
成宏制藝
面壁三四
年遂能鄉
捷秀才大
得便宜

因餉以酒饌。遂置卷案頭。皆成宏制藝。迫使研讀。又命
題課文。如師授徒。堂上燭常明。不翦。亦不滅。倦時輒眠。
莫辨晨夕。翁時出。則以一僮給役。歷時若有數年之久。
然幸無苦。但無別書可讀。惟制藝百首。首四十餘遍矣。
公一日謂曰。汝孽報已滿。合還人世。余塚鄰煤洞。陰風
刺骨。得志後。遷我於東原。戴敬諾。翁乃喚集羣鬼。仍送
至舊坐處。羣鬼羅拜。再囑戴。亦不知何計。可出。先是家
中失戴。搜訪既窮。母告官。繫累多人。竝少踪緒。積三四
年。官離任。緝察亦弛。戴妻不安於室。遣嫁去。會里中人

復治舊井入洞見戴撫之未死大駭報諸其家昇歸經
日始能言其底裏自戴入井鄰人毆殺其婦爲婦翁所
訟駁審年餘僅存皮骨而歸聞戴復生大懼亡去宗人
議究治之戴不許且謂曩時實所自取此冥中之譴於
彼何與焉鄰人察其意無他始逡巡而歸井水既涸戴
買人入洞拾骨俾各爲具市棺設地葬叢塚焉又稽宗
譜名潛字龍飛先設品物祭諸其家學使聞其異又賞
其文是科以優等入闈遂捷於鄉旣歸營北東原遷龍
飛厚葬之春秋上墓歲歲不衰

異史氏曰。余鄉有攻煉者。洞沒於水。十餘人沉溺其中。竭水求尸。兩月餘始得洞。而十餘人竝無死者。蓋水大至時。其洞高處得不溺。縋而上之。見風始絕。一晝夜乃漸甦。始知人在地下。如蛇鳥之蟄。急切未能死也。然未有至數年者。苟非至善。三年地獄中。烏得有生人哉。

今將執途人而告之曰。冥間果有黑獄也。則將啞然笑。謂誰鬼居之。而誰則見之。且以爲佛教欺人。惡得有轉輪王管四天下。而察人間善惡哉。吁。其言若是。雖指其惡而不知懲。雖導其善而不知勸矣。嘗竊謂

鬼神有靈何不使夢夢者親歷其境復令再生人閒而一一自言之也乃不謂讀此文史有意想所不到者鬼明告之而曰唯善可以已之是導之以出獄之路也然使從此終免戴卽信之人亦將以爲醉中恍惚矣乃墮諸胥井從而掩之躬歷重泉難覩天日身伴青憐口同鬼語前不信果有黑獄于旣死之後今且身居於再生之年幸而佛號長宣龍飛得遇孽報旣滿乃以浚井而還人間然昏曉不知且積三四年矣不究鄰人而謂曩時自取且以冥中之譴無與於

人所謂已證菩提現身說法非深於閱歷惡能如是
言之親切而有味哉願普天下善男子善女人生清
淨心自計我身所行是否名在黑獄雖有差跌砥行
可挽雖有修積懈弛皆隱慎勿至罔覩天日而始悔
無善可行急時抱佛脚也

智井

左宜公十二年目

耳孫

前漢惠帝紀內外公孫耳孫注元孫之子言去

高曾遠但

異物

見卷二

轉輪王

金剛經一一聖一即

耳聞之

善惡照四天下如輪之一○楞嚴經從佛轉輪妙堪
遺囑青涼禪師疏輪有四義一圓滿二摧壞三鎮遏
四不定流演圖通名之為輪自我之彼故名為轉○
翻譯名義妙元云一一聖一四或自在俱舍云從人

壽無量歲乃至八萬歲有
伏一切有四種金銀銅鐵輪
王治一天下二銅輪王治二天下三銀輪王治三天
下四金輪王統治四天
輪遣使方降銅輪震成
乃服鐵輪奮戈始定
黑暗獄遊見西地獄王敬哉冬
其性入于輕清此天堂之階也念于惡則屈陰濁其
性人於昏暗此之路也天堂
者內人心化成耳
本於宋玉招魂之篇長人士伯則夜又羅刹之論也
爛土雷淵則刀山劍樹之地也雖又人之寓言而意
已近之矣漢魏以下遂演其說而附之釋氏之書昔
宋儒胡寅謂閻立本寫
之以濟其酷又孰知宋王之文實為之祖孔子謂作
俑不仁有以也夫
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夫堂無邑邑
則已有則君子登
無則已有則小人入

見卷二 燐火 淮南子老槐生火久血爲一人弗怪也
許慎云兵死之血爲鬼火燐鬼火也

又博物志聞戰死亡之處 城隍 見卷一
考一一立錐 前漢董仲舒傳

其入馬血積年化爲燐 富者田連千陌貧 冓 見卷一
見卷三

者無一一之地 嬌娜 洞 見卷三
石清虛

安生大成重慶人父孝廉早卒弟二成幼生娶陳氏小

字珊瑚而生母沈悍繆不仁遇之虐珊瑚無怨色每早

旦靚妝往朝值生疾母謂其誨淫詆責之珊瑚退毀妝

以進母益怒投繯自撾生素孝鞭婦母始少解自此益

憎婦婦雖奉事惟勤終不與交一語生知母怒亦寄宿

囑

他所示與婦絕久之母終不快觸物類而罵之意皆在
珊瑚生曰娶妻以奉姑嫜今若此何以妻爲遂出珊瑚
使老嫗送諸其家方出里門珊瑚泣曰爲女子不能作
婦歸何以見雙親不如死袖中出剪刀刺喉急救之血
溢沾襟扶歸生族嬭家嬭王氏寡居無耦遂止焉婦歸
生囑隱其情而心竊恐母知過數日探知珊瑚創漸平
登王氏門使勿畱珊瑚王召之入不入但盛氣逐珊瑚
無何珊瑚出見生便問珊瑚何罪生責其不能事母珊
瑚脉脉不作一言惟俯首鳴泣泪皆赤素衫盡染生慘

惻不能盡詞而退。又數日，母已聞之，怒詣王，惡言誚讓。王傲不相下，反數其惡，且言婦已出，尙屬安家何人？我自留陳氏女，非留安氏婦也。何煩強與他家事？母怒甚，而窮於詞。又見其意氣詢，慚沮大哭而返。珊瑚意不自安，思他適。先是，生有母姨于媼，卽沈姊也。年六十餘，子死，止一幼孫及寡媳。又嘗善視珊瑚，遂辭王往投媼。媼詰得故，極道妹子昏暴，卽欲送之還。珊瑚力言其不可，兼囑勿言。於是與于媼居，類姑婦焉。珊瑚有兩兄，聞而憐之，欲移之歸而嫁之。珊瑚執不肯，惟從于媼紡績。

以自度生自出婦母多方爲子謀婚而悍聲流播遠近
無與爲耦積三四年二成漸長遂先爲畢姻二成妻臧
姑驕悍戾沓尤倍於母母或怒以色則臧姑怒以聲二
成又懦不敢爲左右袒於是母威頓減莫敢撓反望色
笑而承迎之猶不能得臧姑懼臧姑役母若婢生不敢
言惟身代母操作滌器泔掃之事皆與焉母子恒於無
人處相對飲泣無荷母以鬱積病委頓在牀便溺轉側
皆須生生晝夜不得寐兩目盡赤呼弟代役甫入門臧
姑輒喚去之生於是奔告于媼媼臨存入門泣且訴

又

訴未畢。珊瑚自幃中出生。大慚。禁聲欲出。珊瑚以兩手
叉扉。生窘急。自肘下冲出而歸。亦不敢以告母。無何。于
媼至。母喜止之。由此媼家無日不以人來來。輒以甘旨
餉媼。媼寄語寡媳。此處不餓。後勿復爾。而家中餽遺。卒
無少間。媼不肯少嘗。輒畱以進。病者。母病亦漸瘥。媼幼
孫。又以母命。將往。館來問疾。沈嘆曰。賢哉婦乎。姊何修
者。媼曰。妹已去。婦何如。沈曰。噫。誠不至失已氏之甚也。
然烏如甥婦賢。媼曰。婦在汝。不知勞汝。怒婦不知怨惡
乎。弗如沈乃泣下。且告之悔。曰。珊瑚嫁也。未媼荅云。不

媼與沈問
荅一段文
字吞吐挑
剔俱臻絕

知侯訪之又數日病良已媼欲別沈泣曰恐姊去我仍
死耳媼乃與生謀析二成居二成告臧姑臧姑不樂語
侵兄兼及媼生願以良田悉歸二成臧姑乃喜立析產
書已媼始去明日以車乘迎沈沈至其家先求見甥婦
極道甥婦德媼曰小女子百善何遂無一疵余固能容
之子卽有婦如吾婦恐亦不能享也沈曰嗚呼冤哉謂
我木石鹿豕耶具有口鼻豈有觸香臭而不知者媼曰
被出如珊瑚不知念子作何語曰罵之耳媼曰誠反躬
無可罵亦惡乎而罵之曰瑕疵人所時有惟其不能賢

妙是從左
傳戰國策
中得來愈
委婉愈真
切一字一
珠一字一
淚我讀至
此忽不知
何以亦泣
數行下也

是以知其罵也。媼曰：當怨者不怨，則德焉者可知。當去者不去，則撫焉者可知。向之所餽遺而奉事者，固非予婦也。子婦也。沈驚曰：如何？曰：珊瑚寄此久矣。向之所供，皆渠夜績之所貽也。沈聞之，泣數行下，曰：我何以見吾婦矣？媼乃呼珊瑚，珊瑚含涕而出，伏地下，母慚痛自撾，媼力勸始止。遂爲姑媳如初。十餘日，偕歸家中。薄田數畝，不足自給。惟恃生以筆耕，婦以針礱，二成稱饒足。然兄不之求，弟亦不之顧也。臧姑以嫂之出也，鄙之，嫂亦惡其悍，置不齒。兄弟隔院居，臧姑時有凌虐，一家盡掩。

其耳。臧姑無所用虐。虐夫及婢。婢一日自經死。婢父訟臧姑。二成代婦質理。大受扑責。仍坐拘臧姑。生上下爲之營脫。卒不免。臧姑械十指肉盡脫。官貪暴。索望良奢。二成質田貸質如數內入。始釋歸。而債家責負日亟。不得已。悉以良田鬻於村中任翁。翁以田半屬大成。所讓要生署券。生往。翁忽自言。我安孝廉也。任某何人敢市吾業。又顧生曰。冥間感汝夫妻孝。故使我暫歸。一面生出涕曰。父有靈。急救吾弟。曰。逆子悍婦。不足惜也。歸家速辦金贖吾血產。生曰。母子僅自存活。安得多金。曰。紫

天之報施
孝子豈偶
然哉磚石
白鏹偽金
直金誰則
主之而倉
猝變幻若
此

取齊三異記卷四
薇樹下有藏金。可以取用。欲再問之。翁已不語。少時而
醒。茫不自知。生歸告母。亦未深信。臧姑已率數人發窖。
坎地四五尺止。見磚石竝無所謂金者。失意而去。生聞
其掘藏。戒母與妻勿往視。後知其無所獲。母竊往窺之。
見磚石雜土中。遂返。珊瑚繼至。則見土內悉白鏹。呼生
往驗之。果然。生以先人所遺。不忍私召二成均分之。數
適得。揭取之二。各囊之而歸。二成與臧姑共驗之。啟囊
則瓦礫滿中。大駭疑二成爲兄所愚。使二成往窺兄。兄
方陳金几上。與母相慶。因實告兄。生亦駭而心甚憐之。

婦有長舌
爲厲之階
極無情理
之言出諸
如簧之口
偏覺有憑
有証所以
動聽雖然
平日果有
至性亟情
又能以綱
常自立則
婦女亦將
化爲和順
無有間言
卽有言者

舉金而竝賜之二成乃喜往酬債訖甚德兄臧姑曰卽
此益知兄詐若非自愧於心誰肯以瓜分者復讓人乎
二成疑信半之次日債主遺僕來言所償皆僞金將執
以首官夫妻皆失色臧姑曰如何哉我固謂兄賢不至
於此是將以殺汝也二成懼往哀債主主怒不釋二成
乃券田於主聽其自售始得原金而歸細視之見斷金
二錠僅裹真金一韭葉許中盡銅矣臧姑因與二成謀
賈其斷者餘仍返諸兄以觀之且教之言曰屢承讓德
實所不忍薄畱二錠以見推施之義所存物產尙與兄

亦能以理
折之而不
得逞其技
矣

瑣瑣寫出

總以見夫

婦之全德

亦以見天

下無不可

忍之事無

不可化之

人

一笑之間

能忍事能

解事能省

事是性分

內事非世

等。余無庸多田也。業已棄之。贖否在兄。生不知其意。固讓之。二成辭甚決。生乃受。秤之少五兩餘。命珊瑚質奩。以滿其數。攜付債主。主疑以舊金。以剪刀斷驗之。紋色俱足。無少差謬。遂收金。與生易券。二成還金。後意其必有參差。既聞舊業已贖。大奇之。臧姑疑掘時。兄先隱其真金。忿詣兄所。責數詬厲。生乃悟反金之故。珊瑚迎而笑曰。產固在耳。何怒焉。使生出券付之。二成一夜夢父責之曰。汝不孝不弟。冥限已迫。寸土皆非。已有占賴。將以奚爲。醒告臧姑。欲以田歸兄。臧嗤其愚。是時二成有

兩男之死
是寘讎即
是慈悲

改行實感
於嫂其敬
也出於至
誠
天不許我
自贖自知
其罪深矣
安能不慟
然其慟亦
有出於至
誠而非專
畏罪者蓋

兩男長七歲次三歲無何長男病痘死臧姑懼使二成
退券於兄言之再三生不受未幾次男又死臧姑益懼
自以券置嫂所春將盡田蕪穢不耕生不得已種治之
臧姑自此改行定省如孝子敬嫂亦至耒半年而母病
卒臧姑哭之慟至食飲不入口向人曰姑早死使我不
得事是天不許我自贖也產十胎皆不育遂以兄子爲
子生夫妻皆壽終生三子舉兩進士人以爲孝友之報
云

異史氏曰不遭跋扈之惡不知靖獻之忠家與國有同

珊瑚之至
孝感之最
深矣

情哉。逆婦化而母死。蓋一堂孝順。無德以堪之也。臧姑
自克。謂天不許其自贖。非悟道者何能此言乎。然應迫
死而以壽終。天固已恕之矣。生於憂患。有以矣夫。

非沈之繆。不足見珊瑚之賢。非珊瑚之賢。不足見安
生之孝。珊瑚不得於親。動輒得咎。非彼之罪。生豈不
知而生止。知有母。不知有妻。母既不歡。妻即應出。珊
瑚之泣而自刺。亦只謂不能作婦。不可爲人。至血染
素衫。含情脈脈。生固自行。其是珊瑚亦負罪引慝已
耳。臧姑既相反於嫂。二成父遠遜乎兄。頓減母威。反

承色笑人門泣訴實羞對我珊瑚而珊瑚自幃中出
時想已聞之泣數行下矣不然兩手叉扉將謂其欲
作快心語乎抑將借此較短長乎不有夫已氏之甚
惡足以知家婦之賢而甘旨之供假道以進此可想
孤燈夜績時飲泣不知幾許也語之故告之悔羞見
吾婦痛至自搥書所稱于田號泣至誠感神珊瑚有
焉從古未有孝親而不友弟者臧姑戾脊脊亂黑白
顛倒是非真金僞金天亦如其瞽亂顛倒殆亦巧矣
詬厲頻加兄固能忍而珊瑚之笑迎付券何其善調

停骨肉閒也悍婦痛自改行雖由兩男之死而兩男

之死自知不孝所致則其感化於珊瑚者可知姑死

而謂天不許其自贖願天下之為子婦者早鑒斯言

夫已氏左文公十四年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券

說文一契也以木說文一契也以木靚粧左思蜀都賦都人士女崧服

誨淫易繫辭治左右祖前漢高后紀周勃入北軍門

者一祖軍禮少儀一一日委頓見卷一臨存見

三陳筆耕見卷一不齒見卷三瓜分前漢賈誼傳高

雲樓見志以王後漢質帝紀自梁冀為一將軍注一功臣跋扈猶強梁也○按爾雅山卑而太一者不

由蹊隧而行言強梁之人行不由正路靖獻書微子
山卑而太且欲跋而踰之故曰——靖獻自——人
自——于
先王

五通

馬豕之技
未必及狐
而乃莫敢
喘息莫敢
動問使不
遇萬生又
惡知其僅
足供一喙

南有五通猶北之有狐也然北方狐崇尙百計驅遣之
至於江浙五通民家有美婦輒被淫占父母兄弟皆莫
敢喘息爲害尤烈有邵弧者吳之典商也妻閭氏頗風
格一夜有丈夫岸然自外入按劍四顧婢媼盡奔閭欲
出丈夫橫阻之曰勿相畏我五通神四郎也我愛汝不
爲汝禍因抱腰如舉嬰兒置牀上裙帶自脫遂狎之而

哉

偉岸甚不可堪。迷惘中，呻楚欲絕。四郎亦憐惜，不盡其器。既而下牀曰：「我五日當復來。」乃去。弧於門外設典肆。是夜，婢奔告之。弧知其五通，不敢問。質明視妻，憊不起。心甚羞之。戒家人勿播婦三四日，始就平復。而懼其復至，婢媼不敢宿內室，悉避外舍。惟婦對燭含愁以俟之。無何，四郎偕兩人入，皆少年蘊藉，有僮列肴酒與婦共飲。婦羞縮低頭，強之飲，亦不飲。心惕惕然，恐更番爲淫。則命合盡矣。三人互相勸酬，或呼大兄，或呼三弟，飲至中夜。上座二客竝起曰：「今日四郎以美人見招，會當邀。」

其將聚而
殲旃

受其淫毒
苦不得死
天焉得不
假手於萬
以誅之

黔驢拔止
此耳

二郎五郎釀酒爲賀遂辭而去四郎挽婦入幃婦哀免
四郎強合之血液流離昏不知人四郎始去婦奄臥牀
榻不勝羞憤思欲自盡而投繯則帶自絕屢試皆然苦
不得死幸四郎不常至紉婦痊可始一來積兩三月一
家俱不聊生有會稽萬生者邵之表弟剛猛善射一日
過邵時已暮邵以客舍爲家人所積遂導客宿內院萬
久不寐聞庭中有人行聲伏窗窺之見一男子入婦室
疑之捉刀而潛視之見男子與閻氏竝肩坐肴陳几上
矣忿火中騰奔而入男子驚起急覓劒刀已中顛顛裂

賓客至矣
劇酒備矣
美人避矣
生人戲矣
小兒驚矣
小兒殯矣
館而蔬矣
兄及弟矣
五通五通
只足供人
之啗而已
矣

苦

而踣視之。則一小馬大如驢。愕問婦具道之。且曰。諸神
將至。爲之柰何。萬搖手禁勿聲。滅燭取弓矢伏暗中。未
幾有四五人自空飛墮。萬急發一矢。首者殪。三人吼怒。
拔劍搜射者。萬握刀倚扉。後寂不少動。一人入剝頸。亦
殪。仍倚扉。後久之無聲。乃出叩關告邵。邵大驚。共燭之。
一馬兩豕死室中。舉家相慶。猶恐二物復讎。留萬於家。
魚豕烹馬而供之。味美異於常饈。萬生之名由是大噪。
居月餘。其怪竟絕。乃辭欲去。有木商某苦要之。先是某
有女未嫁。忽五通晝降。是二十餘美丈夫。言將聘作婦。

竊喜新郎
在誅數此
丈人無乃
不情
未得坦腹
東牀却已
刺牀以足
君子謂此
一通之智
不如蔡

委金百兩約吉期而去計期已迫闔家惶懼聞萬生名
堅請過諸其家恐萬有難詞隱其情不以告盛筵既罷
妝女出拜客年十六七是好女子萬錯愕不解其故離
坐偃僂某捺坐而實告之萬初聞而驚而生平意氣自
豪故亦不辭至日某仍懸綵於門使萬坐室中日昃不
至竊喜新郎已在誅數未幾見簷間忽如鳥墮則一少
年盛服入見萬反身而奔萬追出但見黑氣欲飛以刀
躍揮之斷其一足大嗥而去俯視則巨爪大如手不知
何物尋其血跡入於江中某大喜聞萬無耦是夕卽以

就所備牀
寢而合
女子幸遇
萬生萬生
幸遇五通

所備牀寢。使與女合。登焉。於是素患五通者。皆拜請。一宿其家。居年餘。始攜妻而去。自是吳中止存一通。不敢公然為害矣。

異史氏曰。五通青蛙惑俗已久。遂至任其淫亂。無人敢私議。一語萬生。真天下之快人也。

五通

蘇軾詩聊為不死仙。注佛具六通而神仙。衆特一一而已。則不死而佛無死無生。

華嚴經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一天眼二天耳三他心四宿命五神足六漏盡。又維摩經佛身即法身也。從六通生。注六通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障外之聲。三曰身如意通飛行隱顯。即神境通。四曰他心通。水境萬慮。五曰宿命通。神之已往。六曰漏盡通。慧解累世。池北偶談康熙丙寅羅江。

寧巡撫都御史湯斌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湯瀕行

疏吳王淫祠一五顯五方賢聖等廟恭請

諭勒石上方得俞旨通行直省○按香祖筆記云

今江浙所祖一乃明太祖伐陳友諒陣亡士卒詔

令五人一隊得受香火云云而武林間見錄又載宋

嘉泰中大理寺決一囚數自後見彤獄吏云泰和樓

一神虛位某欲充之求二差檄言差充某神位得

此為據可矣吏如其言經數月聞樓上一神自夜

喧開吏乃洩前事為增塑一像遂寂然則宋時已有

一之說不自明初始至于決囚鑕營偽牒得補神

位其為邪魅昭然矣吳越之人信而畏之崇見卷一

理不可解宜湯公碎其土偶投畏湖中也賈兒

釀酒見卷一投後漢書淳于長因一而之死進

醪狐嫁女投後漢書淳于長因一而之死進

詩小雅此大兕偃見卷一合見卷一青蛙述

注一矢而死日一偃張誠見卷一青蛙述

記平湖進士陸瑤林合江西之金谿邑有一神合

初至必虔祀之陸不為禮吏人若諫不聽未幾一

無數至凝出入漸至廳事跳踉滿案猶不介意俄而粥飯方熟一一出入易簍合署不得舉看陸怒甚欲焚其廟忽兩目腫痛哭如蛙目慘楚不勝然後往躬祀之遂安相傳爲晉物有一匣貯之祀者至廟蛙或作匣上或據案頭或在梁間或一或二或三變化無定土人水旱疾疫禱之輒應

又

金生字王孫蘇州人設帳於淮館縉紳園中屋宇無多花木藂雜夜既深僮僕散盡孤影徬徨意緒良苦一夜二漏將殘忽有人以指彈扉急問之對以乞火音類館僮啟戶內之則二八麗者一婢從諸其後生意妖魅窮詰甚悉女曰妾以君風雅之士枯寂可憐不畏多露相

由名字處
另是一樣
筆法

與遣此良宵。恐言其故。妾不敢來。君亦不敢納也。生又
疑爲鄰之奔女。懼喪行檢。敬謝之。女橫波一顧。生覺魂
魄都迷。忽顛倒不能自主。婢已知之。便云。霞姑我且去。
女頷之。旣而呵之。曰。去則去耳。其得雲耶。霞耶。婢旣去。
女笑曰。適室中無人。遂偕婢從來。無知如此。遂以小字
令君聞矣。生曰。卿深細如此。故僕懼有禍。機女曰。久當
自知。保不敗君。行止勿憂也。上榻。緩其裝束。見臂上腕
釧。以條金貫火齊。啣雙明珠。燭旣滅。光照一室。生益駭。
終莫測其所自至。事甫畢。婢來叩窗。女起。以釧照徑入。

叢樹而去。自此無夕不至。生於去時遙尾之女。似已覺
遽蔽其光。樹濃茂。昏不見掌而返。一日生詣河北。笠帶
斷絕。風吹欲落。輒於馬上以手自按。至河坐扁舟上。飄
風墮笠。隨波竟去。意頗自失。旣渡。見大風飄笠。圓轉空
際。漸落以手承之。則帶已續矣。異之。歸齋向女。緬述女
不言。但微哂之。生疑女所爲。曰。卿果神人。當相明告。以
祛煩惑。女曰。岑寂之中。得此癡情人。爲君破悶。妾自謂
不惡。縱令妾能爲此。亦相愛耳。苦致詰難。欲見絕耶。生
不敢復言。先是。生養甥女。旣嫁。爲五通所惑。心憂之。而

登壇命將
計出萬全

不能便誅
却早已料
定而官之
之計則闔
外將軍之
臨機應變

未以告人緣與女狎暱既久肺鬲無不傾吐女曰此等
物事家君能驅除之顧何敢以情人之私告諸嚴君生
苦哀求計女沉思曰此亦易除但須親往若輩皆我家
奴隸若令一指得着肌膚則此恥西江不能濯也生哀
求無已女曰當卽圖之次夕至告曰妾爲君遣婢南下
矣婢子弱恐不能便誅却耳次夜方寢婢來叩戶生急
起內入女問如何荅云力不能擒已宮之矣笑問其狀
曰初以爲郎家也旣到始知其非比至壻家燈火已張
入見娘子坐燈下隱几若寐我欲魂覆甑中少時物至

也觀其設
伏候敵以
整以暇出
其不意宮
辟行刑機
警中更饒
英爽娘子
軍可云不
辱命矣吐
屬風雅筆
黑超脫欲
飛讀之當
浮一大白

入室急退曰何得寓生人審視無他乃復入我陽若迷
彼啟衾入又驚曰何得有兵氣本不欲以穢物汚指奈
恐緩而生變遂急捉而閤之物驚惶遁去乃起啟顏娘
子若醒而婢子行矣生喜謝之女與俱去後半月餘絕
不復至亦已絕望歲暮解館欲歸女忽至生喜逆之曰
卿久見棄念必何處獲罪幸不終絕耶女曰終歲之好
分手未有一言終屬缺事聞君捲帳故竊來一告別耳
生請偕歸女嘆曰難言之矣今將別情不忍昧妾屬金
龍大王之女緣與君有宿分故來相就不合遣婢江南

流言傳播
實乃自取
自謂不合
其引咎也
良是

龍宮無白
叟天下何
處有龍宮

致江湖流傳言妾爲君閹割五通家君聞之以爲大恥
忿欲賜死幸婢以身自任怒乃稍解杖婢以百數妾一
跬步皆以保姆從之投隋一至不能盡其衷曲柰何言
已欲別生挽之而泣女曰君勿爾後三十年可復相聚
生曰僕三十年矣又三十年皤然一老何顏復見女曰
不然龍宮無白叟也且人生壽夭不在容貌如徒求駐
顏固亦大易乃書一方於卷頭而去生旋里甥女始言
其異云當晚若夢覺一人捉塞盎中旣醒則血殷牀褥
而怪絕矣生曰我曩禱河伯耳羣疑始解後生六十餘

見首不見
尾其斯以
爲龍女子

貌猶類三十許人。一日渡河。遙見上流浮蓮葉大如席。
一麗人坐其上。近視則神女也。躍從之。人隨荷葉俱小。
漸至如錢而滅。此事與邵弧一則俱明季事。不知孰前。
孰後。若在萬生用武之後。則吳下僅遺半通。宜其不足
爲害也。

閹割五通去其要害而已。何必誅之。乃爲快乎。金龍
大王之奴隸淫亂民間。婢自任宮而僅加以杖。想亦
自知失察。幸假手於婢耳。霞姑力可鋤兇。計能持重。
偏師南下。捷音夜來。室中之物已宮。韻內之魂初醒。

猥因除害致彼流言屈指卅年傷心一別幸慰廢有

術蓮席借歸明珠果是成雙空帶無煩再續可知東

牀坦腹獻替龍宮宮中多一椽兒南方少一五通矣

火齊南史中天竺國出火齊禮文十世子漢揚

珠狀如雲母色如紫金公族無官刊雄傳

吾恐後人用漏見卷一嚴君易家人家人有宮之

覆醬餽也妖術韻會刑金龍大王生居錢塘安溪宋謝太后姪也

男子割勢三宮北行公投著溪死門人墓其鄉之金龍山明太

祖呂梁之捷神顯靈助焉遂敕封四立廟

黃河之上邵遠平戒山文存神父生四子紀綱統緒

神居季故號四太王按陳棟淮郡鎮海金神廟記

龍於五行屬乙泊巽風皆木也木畏金從其畏嚴之

可無患於是創鎮海金神廟然則地四生金所謂

柳橋遺稿新平卷五通

三

如夷而死
有此操守
可以對天
地質鬼神

耳旁元星素言

四大王者或卽以金鎮海之義
不必拘拘於在——而行四也
之上者有九轉還丹太乙金液其次有雲母雄黃之
屬次乃草木諸藥能治百病補虛——斷穀益氣
李白詩又無
大藥——朱——殷
見卷一
河伯
搜神記馮夷撞鄉隄首
死上帝命
爲——
人以八月上庚日投河

申氏

涇河之側有士人子申氏者家窶貧竟日恒不舉火夫
妻相對無以爲計妻曰無已子其盜乎申曰士人子不
能亢宗而辱門戶羞先人跽而生不如夷而死妻忿曰
子欲活而惡辱耶世不困而貪者止有兩途汝旣不能

室人之謫
真是令人
難堪

盜可以爲
出諸士人
之口聞之
駭絕

盜我無甯媚耳。申怒與妻語相侵。妻含憤而眠。申念爲
男子不能謀兩餐。至使妻欲媚。固不如死。潛起投繯庭
樹間。但見父來。驚曰。癡兒何至於此。斷其繩。囑曰。盜可
以爲。須擇禾黍深處伏之。此行可富無庸再矣。妻聞墮
地聲。驚寤呼夫不應。執火覓之。見樹上繯絕。申死其下。
大駭。撫捺之。移時而甦。扶臥牀上。妻忿氣少平。旣明托
夫病。乞鄰得稀醢。餌申。申啜已。出而去。至午負一囊米
至。妻問所從來。曰。余父執皆世家。向以搖尾爲羞。故不
屑以相求也。古人云。不遭者可無不爲。今且將爲盜。何

似盜非盜
疑假又真
反唇相稽
文精絕妙

顧焉可速炊。我將從卿言。往行劫。妻疑其未忘前言之。忿含忍之。因泔米作糜。申飽食。訖急尋堅木斧作梃。持之欲去。妻察其意似真。曳而止之。申曰。子教我爲事。敗相累。當無悔絕。裾而去。日暮抵鄰村。違村里許。伏焉。忽暴雨上下淋溼。遙望濃樹。將以投止。而電光一照。已近村垣。遠處似有行人。恐爲所窺。見垣下禾黍蒙密。疾趨而入。躡避其中。無何一男子來。軀甚壯偉。亦投禾中。申懼不敢少動。幸男子斜行去。微窺之。入於垣中。默意垣內爲富室。凡氏第。此必梁上君子。俟其重獲而出。當台

此等行踪
不惟龜盜

有分。又念其人雄健，倘善取不予，必至用武。自度力不敵，不如乘其無備而顛之。計已定，伏俟良專。時將雞鳴，始越垣出，足未及地，申暴起，挺中腰臂，踣然傾跌。則一巨龜喙張如盆，大驚。又連擊之，遂斃。先是亢翁有女，絕慧美，父母皆憐愛之。一夜有丈夫入室，狎逼爲懽，欲號則舌已入口，昏不知人。聽其所爲而去，羞以告人。惟多集婢媼嚴扃門戶而已。夜寢，更不知扉何自開。入室則羣衆皆迷，婢媼徧淫之。於是相告各駭，以告翁。翁戒家人操刀環繡闥，室中人燭而坐。約近夜半，內外人一時

且是龜叔

固是繳上
亦以見其
妻之不愧
爲士入婦

都瞋忽若夢醒見女白身臥狀類癡良久始寤翁甚恨
之而無如何積數月女柴瘠頗殆每語人有能驅遣者
謝金三百申平時亦悉聞之是夜得龜因悟崇翁女者
必是物也遂叩門求賞翁喜延之上座使人舁龜於庭
臠割之畱申過夜其怪果絕乃如數贈之負金而歸妻
以其隔宿不還方切憂盼見申入急問之申不言以金
置榻上妻視幾駭絕曰子眞爲盜耶申曰汝逼我爲此
又作是言妻泣曰前特以相戲耳今犯斷頭之罪我不
能受賊人累也請先死乃奔申逐出笑曳而返之具以

實告妻乃喜自此謀生產稱素封焉

異史氏曰人不患貧患無行耳其行端者雖餓不死不
爲人憐亦有鬼祐也世之貧者利所在忘義食所在忘
恥人且不敢以一文相托而何以見諒於鬼神乎

涇河

書禹貢涇屬渭汭周禮夏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

寔貧

見卷二舉火見

一賈亢宗

見卷二

投繯

見前

父執

禮曲禮見父之

不謂之退不敢退

注搖尾

前漢司馬遷傳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奔檻

之中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韓愈應科日時
與人書若俯首帖耳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

唐庚詩就令

不遭者可無不爲

前漢孫寶傳張忠爲御史大夫署寶主簿

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寶曰高士不為主
簿而君大夫以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自高且

籥乎忠暫薦為議郎絕裾而去晉溫嶠傳嶠為劉琨
右司馬琨使嶠至江

南奉表勸進嶠欲將命其梁上君子後漢陳實傳實
字仲弓為太邱

母固止之矯長有盜夜入其室伏梁上實隱見乃起自整拂呼命
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

本惡習以成性遂至于此墜地實日子貌非惡人當貧耳遺絹三疋而遣之

局見卷一嬌娜見卷一崇見卷一昇見卷一素封見卷一

恒娘

洪大業都中人妻朱氏姿致頗佳兩相愛悅後洪納婢

寶帶為妾貌遠遜朱而洪嬖之朱不平輒以此反目洪

欲易妻名
作妾極形
容爭憐妬
寵之深心
於文爲反
攻法

雖不敢公然宿妾所然益嬖寶帶疎朱後徙其居與帛
商狄姓者爲鄰狄妻恒娘先過院謁朱恒娘三十許姿
僅中人而言詞輕倩朱悅之次日答其拜見其室亦有
小妻年二十來甚媚好鄰居幾半年竝不聞其詬諆一
語而狄獨鍾愛恒娘副室則虛員而已朱一日見恒娘
而問之曰余向謂良人之愛妾爲其爲妾也每欲易妻
之名呼作妾今乃知不然夫人何術如可授願北面爲
弟子恒娘曰嘻子則自疎而尤男子乎朝夕而絮聒之
是爲叢驅雀其離滋甚耳其歸益縱之卽男子自來勿

先飾妾使從丈夫寢是一縱周旋而拒之益方使人共稱其賢是一擒

憐之而使實帶分其勞此爲再擒

垢面敝履雜家人操作較飾妾又進一層此爲再縱

納也。一月後當再爲子謀之。未從其言。益飾寶帶使從丈夫寢。洪一飲食亦使寶帶共之。洪時一周旋。朱拒之。益力於是。共稱朱氏賢。如是月餘。朱往見恒娘。恒娘喜曰。得之矣。子歸毀若妝。勿華服。勿脂澤。垢面敝履。雜家人操作。一月後可復來。朱從之。衣敝補衣。故不潔。清而紡績。外無他問。洪憐之。使寶帶分其勞。朱不受。輒叱去之。如是者一月。又往見恒娘。恒娘曰。孺子真可教也。後曰。爲上已節。欲招子踏春園。子當盡去敝衣袍袴襪。履斬然一新。早過我。朱曰。諾。至日攬鏡細勻鉛黃。一一

不受分勞而炫妝以見意思一變是三縱歡笑異於平時漸入佳境矣是三擒闔扉眠是四縱叩關不納

如恒娘教妝竟過恒娘恒娘喜曰可矣又代挽鳳髻光可鑑影袍袖不合時製拆其綫更作之謂其履儼拙更於笥中出業履共成之訖卽令易著臨別飲以酒囑曰歸去一見男子卽早閉戶寢渠來叩關勿聽也三度呼可一度納口索舌手索足皆吝之半月後當復來朱歸炫妝見洪洪上下凝睇之歡笑異於平時朱少話游覽便支頤作惰態日未昏卽起入房闔扉眠矣未幾洪果來叩關朱堅臥不起洪始去次夕復然明日洪囊之朱曰獨眠習慣不堪復接日旣西洪入閨坐守之滅燭登

是五擒次
夕復然是
六縱六擒
讓之而辭
以習慣獨
眠愧之也
日未夕而
人閨坐守
此爲七縱
七擒至是
男人不復
反矣

教之作態
只爲善後
事宜心法

牀如調新婦綢繆甚懽更爲次夜之約朱不可長與洪
約以三日爲率半月許復詣恒娘恒娘闔門與語曰從
此可以擅專房矣然子雖美不媚也子之姿一媚可奪
西施之寵况下者乎於是試使睨曰非也病在外背試
使笑又曰非也病在左頤乃以秋波送嬌又艱然瓠犀
微露使朱倣之凡數十作始略得其髣髴恒娘曰子歸
矣攬鑑而嫺習之術無餘矣至於牀第之間隨機而動
之因所好而投之此非可以言傳者也朱歸一如恒娘
教洪大悅形神俱惑唯恐見拒日將暮則相對調笑跬

之傳止於此矣乃朱又另生一法直使施鞭楚而止此所謂青出于藍而勝于藍者

只是易故而新轉易為難二語

步不離閨闥日以爲常竟不能推之使去朱益善遇寶帶每房中之宴輒呼與共榻坐而洪視寶帶益醜不終席遣去之朱賺夫入寶帶房扃閉之洪終夜無所沾染於是寶帶恨洪對人輒怨謗洪益厭怒之漸施鞭楚寶帶忿不自修飾敝衣垢履頭類蓬葆更不復可言人矣恒娘一日謂朱曰我術何如矣朱曰道則至妙然弟子能由之而終不能知之也縱之何也曰子不聞乎人情厭故而喜新重難而輕易丈夫之愛妾非必其美也甘其所亡獲而幸其所難遣也縱而飽之則珍錯亦厭況

盡之而忽
縱忽摘旋
伸旋縮狐
術固妙非
先生之筆
終恐言之
無味也
証法一段
爲全文點
睛爲通篇
結穴大海
迴風生紫
瀾文境似
此

杏

即三六星旁言外
藜羹乎毀之而復炷之何也曰置不留目則似久別忽
觀豔妝則如新至譬貧人驟得梁肉則視脫粟非味矣
而又不易與之則彼故而我新彼易而我難此卽予易
妻爲妾之法也朱大悅遂爲閨中之密友積數年忽謂
朱曰我兩人情若一體自當不昧生平向欲言而恐疑
之也行相別敢以實告妾乃狐也幼遭繼母之變鬻妾
都中良人遇我厚故不忍遽絕戀戀以至於今明日老
父尸解妾往省觀不復還矣朱把手欷歔早旦往視則
舉家惶駭恒娘已香

異史氏曰買珠者不貴珠而貴櫝新舊難易之情千古
不能破其惑而變憎爲愛之術遂得以行乎其間矣古
侯臣事君勿令見人勿使窺書乃知容身固寵皆有心
傳也

一首翻新出奇之文竊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
而復漢文以上兼擅其奇不止寢食於八大家者

反目

易小畜夫妻不能正室也

小妻

前漢枚乘傳乘在梁時娶臯母爲一

詬詈

賈誼治安策借父擾鋤慮有德色毋取箕帚立而

孺子可教

史記留侯世家良嘗從容

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式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
顧語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疆

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
良妹而驚隨目之父去里許復還曰

日平明與上巳韓詩章句鄭國之俗三月一之溱
我會此有雨水之上執蘭招魂續魄除不

祥宋書禮志自魏以後但專房晉書后妃傳胡貴嬪
用三月三日不以已也

之寵西施人物考西子姓施名夷光美婦人也居苧
世絕羶然見卷一瓠犀詩衛風齒如一一性一一瓠

色也牀第見卷二頭類蓬葆前漢燕刺正旦傳頭如
也

之脫粟見卷一尸解史記封禪書燕人方仙道形解
貌長青僧銷化注一一也○集仙錄凡今

之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乃一一也足不青皮不皺亦
一一也日光不毀頭髮不脫不失其形骨亦一一也

白日解者為上夜半解者為買珠者不貴珠而貴檀
下向曉向暮解者為地下主

韓非子楚人有賣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櫝薰以桂椒綴以玟塊輯以翡翠鄭人買櫝而還其珠倭臣

事君勿令見人勿使讀書

綱鑑唐武宗時內侍監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慎勿

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斥疎矣

葛巾

常大用洛人癖好牡丹聞曹州牡丹甲齊魯心向往之適以他事如曹因假縉紳之園居焉而時方二月牡丹未華惟徘徊園中目注勾萌以望其坼作懷牡丹詩百絕未幾花漸含苞而資斧將匱尋典春衣流連忘反一日凌晨趨花所則一女郎及老嫗在焉疑是貴家宅眷

返

亦遂過返暮而往又見之從容避去微窺之宮妝豔絕
眩迷之中忽轉一想此必仙人世上豈有此女子乎急
反身而搜之驟過假山適與嫗遇女郎方坐石上相顧
失驚嫗以身障女叱曰狂生何爲生長跪曰娘子必是
神仙嫗咄之曰如此妄言自當繫送令尹生大懼女郎
微笑曰去之過山而去生還不能徒步意女郎歸告父
兄必有詬辱之來偃臥空齋自悔孟浪竊幸女郎無怒
容或當不復置念悔懼交集終夜而病曰已向辰喜無
問罪之師心漸甯帖而回憶聲容轉懼爲想如是三日

憔悴欲死。秉燭夜分。僕已熟眠。嫗人持甌而進。曰：「吾家葛巾娘子手合醵湯。其速飲。」生聞而駭。既而曰：「僕與娘子夙無怨嫌。何至賜死？」既爲娘子手調。與其相思而病。不如仰藥而死。遂引而進之。嫗笑持甌而去。生覺藥氣香冷。似非毒者。俄覺肺鬲寬舒。頭顱清爽。酣然睡去。既醒。紅日滿窗。試起。病若失。心益信其爲仙。無可負緣。但於無人時。髣髴其立處坐處。虔拜而默禱之一日。行去忽於深樹內。覲面遇女郎。無他人。大喜投地。女郎近曳之。忽聞異香。竟體卽以手握玉腕而起。指膚軟膩。使人

骨節欲酥。正欲有言。老嫗忽至。女令隱身石後。南指曰。
夜以花梯度牆。四面紅窗者。卽妾居也。匆匆遂去。生悵。
然魂魄飛散。莫能知其所往。至夜移梯登南垣。則垣下。
已有梯在。喜而下。果見紅窗室中。聞敲棋聲。佇立不敢。
復前。姑踰垣歸。少間再過。子聲猶繁。漸近窺之。則女郎。
與一素衣美人相對著。老嫗亦在坐。一婢侍焉。又返。凡。
三往復。三漏已催。生伏梯上。聞嫗出云。梯也。誰置此。呼。
婢共移去之。生登垣欲下。無階。恨悒而返。次夕復往。梯。
先設矣。幸寂無人。入則女郎兀坐。若有思者。見生驚起。

斜立含羞生揖曰自謂福薄恐於天人無分亦有今夕
耶遂狎抱之纖腰盈掬吹氣如蘭撐拒曰何遽爾生曰
好事多磨遲爲鬼妬言未及已遙聞人語女急曰玉版
妹子來矣君可姑伏牀下生從之無荷一女子入笑曰
敗軍之將尙可復言戰否業已烹茗敢邀爲長夜之歡
女郎辭以困瘠玉版固請之女郎堅坐不行玉版曰如
此戀戀豈藏有男子在室耶強拉之出門而去生膝行
而出恨絕遂搜枕簟冀一得其遺物而室內並無香奩
祇牀頭有水精如意上結紫巾芳潔可愛懷之越垣歸

自理襟袖體香猶凝傾慕益切然因伏牀之恐遂有懷
刑之懼籌思不敢復往但珍藏如意以冀其尋隔夕女
郎果至笑曰妾向以君爲君子也而不知寇盜也生曰
良有之所以偶不君子者第望其如意耳乃攬體入懷
代解裙結玉肌乍露熱香四流偎抱之間覺鼻息汗熏
無氣不馥因曰僕固意卿爲仙人今益知不妄幸蒙垂
盼緣在三生但恐杜蘭香之下嫁終成離恨耳女笑曰
君慮亦過妾不過離魂之倩女偶爲情動耳此事要宜
慎密恐是非之口捏造黑白君不能生翼妾不能乘風

則福離更慘於好別矣。生然之而終疑爲仙。固詰姓氏。女曰：「旣以爲仙人，何必姓名傳？」問：「姬何人？」曰：「此桑姥。姥妾少時受其露覆，故不與婢輩同。遂起欲去，曰：『妾處耳目多，不可久羈。蹈隙當復來。』臨別索如意，曰：『此非妾物。』乃玉版所遺。問玉版爲誰，曰：『妾叔妹也。』付鉤乃去。去後，衾枕皆染異香。由此兩三夜輒一至。生惑之，不復思歸。而囊橐旣空，欲貨馬。女知之，曰：『君以妾故瀉囊質衣，情所不忍。』又去代步千餘里，將何以歸？妾有私蓄，聊可助裝。生辭曰：『感卿情好，撫臆誓肌，不足論報。而又貧鄙。」

以耗卿財。何以爲人矣。女固強之曰。姑假君遂捉生臂。至一桑樹下。指一石曰。轉之。生從之。又拔頭上簪刺土。數十下曰。爬之。生又從之。則甕口已見。女探之出白鏹。近五十兩許。生把臂止之。不聽。又出十餘錠。生強反其半。而後掩之一夕。謂生曰。近日微有浮言。勢不可長。此不可不預謀也。生驚曰。且爲奈何。小生素迂謹。今爲卿故。如寡婦之矢守。不復能自主矣。一惟卿命。刀鋸斧鉞。亦所不遑顧耳。女謀偕亡。命生先歸。約會於洛生治任。旋里。擬先歸而後逆之。比至則女郎車適已至門。登堂。

朝家人四鄰驚賀而並不知其竊而逃也。生竊自危。女殊坦然。謂生曰：「無論千里外，非邏察所及。卽或知之，妾世家女，卓王孫當無如長卿何也。」生弟大器年十七，女顧之曰：「是有慧根，前程尤勝於君。完昏有期，妻忽天殞。」女曰：「妾妹玉版君固嘗窺見之，貌頗不惡。年亦相若，作夫婦可稱嘉耦。」生聞之而笑，戲請作伐。女曰：「必欲致之，卽亦非難。喜問何術？」曰：「妹與妾最相善，兩馬駕輕車，費一姬之往返耳。生懼前情俱發，不敢從其謀。女固言不害，卽命車遣桑媼去。數日至曹將近里門，媼下車使御。」

以婦美金
多而致寇
而乃先允
其索金之

者止而候於途。乘夜入里良久，偕女子來登車，遂發。昏
暮，卽宿車中。五更復行，女郎計其時曰：「使大器盛服而
逆之五十里許，乃相遇。」御輪而歸，鼓吹花燭，起拜成禮。
由此兄弟皆得美婦。而家又日以富。一日有大寇數十
騎突入第，生知有變，舉家登樓。寇入圍樓，生俯問有讎
否。荅言無讎，但有兩事相求：一則聞兩夫人世間所無，
請賜一見；一則五十八人各乞金五百，聚薪樓下爲縱
火計，以脅之。先允其索金之請，寇不滿志，欲焚樓。家人
大恐，女欲與玉版下樓止之，不聽。炫妝而下，階未盡者

請繼且炫
妝而面與
之言是漫
藏而不必
誨盜治容
而不必誨
淫也然險
中得計仙
人乃可行
之如諸葛
武鄉侯之
啟關彈琴
而退司馬
豈他人所
得而效之
哉

三級謂寇曰我姊妹皆仙媛暫時一履墮世何畏寇盜
欲賜汝萬金恐汝不敢受也寇衆一齊仰拜喑聲不敢
姊妹欲退一寇曰此詐也女聞之反身佇立曰意欲何
作便早圖之尙未晚也諸寇相顧默無一言姊妹從容
上樓而去寇仰望無跡闕然始散後二年姊妹各舉一
子始漸自言魏姓母封曹國夫人坐疑曹無魏姓世家
又且大姓失二女何得一置不問末敢窮詰而心竊怪
之遂託故復詣曹入境諮訪世族無魏姓於是仍假館
舊主人忽見壁有贈曹國夫人詩頗涉駭異因詰主人

因見思乃
來因猜疑
卽去花王
有情亦有
識
寫牡丹確
是牡丹移
置別花妖
不得合下
黃英並三

主人笑。卽請往觀曹夫人。至則牡丹一木。高與簷等。問
所由名。則以此花爲曹第一。故同人戲封之。問其何種。
曰。葛巾紫也。心益駭。遂疑女爲花妖。旣歸。不敢質言。但
述贈夫人詩以覘之。女蹙然變色。遽出呼玉版。抱兒至。
謂生曰。三年前。感君見思。遂呈身相報。今見猜疑。何可
復聚。因與玉版皆舉兒遙擲之。兒墮地。並沒。生方驚顧。
則二女俱渺矣。悔恨不已。後數日。墮兒處。生牡丹二株。
一夜經尺。當年而花。一紫一白。朶如大盤。較尋常之葛
巾玉版。瓣尤繁碎。數年茂蔭成叢。移分他所。更變異種。

卷香玉二
篇觀之可
知賦物之
法

莫能識其名自此牡丹之盛洛下無雙焉
異史氏曰懷之專一神鬼可迫偏反者亦不可謂無情
也少府寂寞以花當夫人况真能解語何必力窮其源
哉惜常生之未達也

此篇純用迷離閃爍天矯變幻之筆不惟筆筆轉直
句句轉且字字轉矣文忌直轉則曲文忌弱轉則健
文忌腐轉則新文忌平轉則峭文忌窘轉則寬文忌
散轉則聚文忌鬆轉則緊文忌複轉則開文忌熟轉
則生文忌板轉則活文忌硬轉則圓文忌淺轉則深

文忌澀轉則暢文忌悶轉則醒求轉筆於此文思過半矣其初遇女也見而疑疑而避矣乃忽窺之而想想而復搜也其搜見女也叱而跪跪而懼矣乃又悔之而幸幸而復想也遺以鴛湯則駭既乃因其手合而引而進之謂其神仙則信文以無可夤緣而拜而禱之玉腕親握近聞膩香無端而嫗忽至石後隱身雖明示以居猶待漁郎聞津也花梯暗度果見紅窗無端而棋忽敲牆陰再過雖得窺其面終是桃源無路也然而前夕移去之花梯今且復設矣纖腰在抱

不信好事多磨果稍遲而爲鬼妬也然而前々對著
之玉版已突如來矣長夜邀歡似知室藏男子乃強
拉之出門去也至如意旣盜紫巾已懷不惟葛巾之
消息早通亦且玉版之因緣已兆乃懷刑之懼頓起
於伏牀禍離之憂更深於好別卽果能如意豈遂謂
離魂倩女真異杜蘭香之下嫁哉若夫口有雌黃形
殊黑白君無兩翼妾少長風但得竊而逃何憂羅而
察兄弟皆得美婦家計又以富饒終是過海瞞天盜
鈴掩耳卒之金可求盜可退而浮言終不可滅猜疑

究不可消遂使玉碎香消誰能解語花移木接莫識
稱名事則反覆離奇文則縱橫詭變觀書者即此而
推求之無有不深入之文思無有不矯健之文筆矣

仰藥

前漢息夫躬傳仰藥而伏刀

玉版

羣芳譜牡丹名玉版白者單葉長如拍板色如玉

杜蘭香

榕城仙錄仙女杜蘭香常降洞庭魏姓羣芳包山張碩家授碩舉形飛化之術

花干葉肉紅略有粉出魏仁溥家

葛巾紫

羣芳譜牡丹名洛陽花其紫者名葛巾紫花圓正而

富麗如世人所戴葛巾狀故名

花當夫人

白居易詠薔薇詩少府無妻春寂寞花開將爾當夫

人按唐時縣尉多稱少府樂天時尉蓋屋故云

勾萌

禮月令季春之月勾者畢出萌者盡達注勾曲

生者萌

資斧

見卷一勞

典春衣

杜甫詩朝回孟浪

齊物論夫子以為一之言而我問罪師在牧豎

以為妙道之行也注一輕率也慨匡時畧

從容一鵠湯左傳莊三十二年成季以君命命僖叔

以其羽畫酒漏見卷一吹氣如蘭見卷一敗軍之將

飲之立死見卷一吹氣如蘭見卷一敗軍之將

史記淮陰侯傳廣武君曰臣膝行見卷一

聞一一一不可以言勇膝行見卷一

離魂倩女見卷一代步見卷二風邏察見卷三卓王

孫當無如長卿何也見卷二前程孟浩然詩訪人

御輪禮昏義壻執雁入再拜奠雁出御婦花燭見

蓮集韻一音惹應聲魏姓羣芳譜一花于葉肉紅

香喏也玉篇敬言也魏姓羣芳譜一花于葉肉紅

解語見卷二

即齊志是斤平水曰黃英

四十七

四之四七

黃英

耳及三皇親言卷四

馬子才順天人世好菊。至才尤甚。聞有佳種。必購之。千里不憚。一日有金陵客寓其家。自言其中表親有一二種。爲北方所無。馬欣動。卽刻治裝。從容至金陵。客多方爲之營求。得兩芽。裹藏如寶。歸至中途。遇一少年。踣蹇從油碧車。丰姿灑落。漸近與語。少年自言陶姓。談言騷雅。因問馬所自來。實告之。少年曰。種無不佳。培溉在人。因與論藝菊之法。馬大悅。問將何往。荅云。姊厭金陵。欲卜居於河朔耳。馬欣然曰。僕雖固貧。茅廬可以寄榻。不

屋不厭卑
而院宜得
廣是菊花
性情是菊
花身分

嫌荒陋。無煩他適。陶趨車前。向姊咨稟。車中人推簾語。乃二十許絕世美人也。顧弟言屋不厭卑。而院宜得廣。馬代諾之。遂與俱歸。第南有荒圃。僅小室三四椽。陶喜居之。日過北院爲馬治菊。菊已枯。拔根再植之。無不活。然家清貧。陶日與馬共食飲。而察其家似不舉火。馬妻呂亦愛陶姊。不時以升斗餽卹之。陶姊小字黃英。雅善談。輒過呂所。與共紉績。陶一日謂馬曰。君家固不豐。僕日以口腹累知交。胡可爲常。爲今計。賣菊亦足謀生。馬素介聞陶言。甚鄙之。曰。僕以君風流高士。當能安貧。今

馬持論未免迂拘然其介節自不可及以東籬爲市井句亦新雅自食其力數語曠達可愛

作是論則以東籬爲市井有辱黃花矣陶笑曰自食其力不爲貪販花爲業不爲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務求貧也馬不語陶起而出自是馬所棄殘枝劣種陶悉掇拾而去由此不復就馬寢食招之始一至未幾菊開聞其門囂喧如市怪之過而窺焉見市人買花者車載肩負道相屬也其花皆異種目所未睹心厭其貪欲與絕而又恨其私秘佳本遂款其扉將就誚讓陶出握手曳入見荒庭半畝皆菊畦數椽之外無曠土勵去者則折別枝插補之其蓓蕾在畦者罔不佳妙而細認

之皆向所拔棄也。陶入屋出酒饌設席畦側曰僕貧不能守清戒連朝幸得微貲頗足供醉。少間房中呼三郎陶諾而去。俄獻佳肴烹飪良精。因問貴姊胡以不字答云時未至問何時曰四十三月又詰何說但笑不言盡歡始散過宿又詣之新插者已盈尺矣大奇之。苦求其術陶曰此固非可言傳且君不以謀生焉用此。又數日門庭略寂陶乃以蒲席包菊捆載數車而去。踰歲春將半始載南中異卉而歸於都中設花肆十日盡售復歸藝菊問之去年買花者畱其根次年盡變而劣乃復購

不憚于里
多方營求
而來如何
勿允

此以下極
寫馬之廉
介以襯黃
英之豐足
只是要逼
出陶之貧

於陶陶由此日富。一年增舍。二年起厦。屋興作從心。更
不謀諸主人。漸而舊日花畦。盡爲廊舍。更買田一區。築
壩四周。悉種菊。至秋載花去。春盡不歸。而馬妻病卒。意
屬黃英。微使人風示之。黃英微笑。意似允許。惟專候陶
歸而已。年餘陶竟不至。黃英課僕種菊。一如陶得金益。
合商買。村外治膏田二十頃。甲第益壯。忽有客自東粵
來。寄陶函信。發之。則囑姊歸馬。考其寄書之日。卽妻死
之日。回憶園中之飲。適四十三月也。大奇之。以書示英。
請問致聘何所。英辭不受。采又以故居陋。欲使就南第。

彭澤解嘲
一段議論
來此特爲
黃華作翻
案文字

居若贅焉。馬不可擇。日行親迎禮。黃英旣適馬於壁間。開扉通南第。日過課其僕馬。恥以妻富。恒囑黃英作南牝籍。以防淆亂。而家所須。黃英輒取諸南第。不半歲。家中觸類皆陶家物。馬立遣人一一賁還之。戒勿復取。未浹旬。又雜之。凡數更。馬不勝煩。黃英笑曰。陳仲子毋乃勞乎。馬慙。不復稽。一切聽諸黃英。鳩工庀料。土木大作。馬不能禁。經數月。樓舍連亘。兩第竟合爲一。不分疆界矣。然遵馬教。閉門不復業菊。而享用過於世家。馬不自安。曰。僕三十年清德。爲卿所累。今視息人間。徒依裙帶。

爲其第以
貧富爲清
濁而析之
爲兩使其
清者自清
濁者自濁
意若曰必
如君所謂

而食真無一毫丈夫氣矣人皆祝富我但祝窮耳黃英
曰妾非貪鄙但不少致豐盈遂令千載下人謂淵明貧
賤骨百世不能發迹故聊爲我家彭澤解嘲耳然貧者
願富爲難富者求貧固亦甚易牀頭金任君揮去之妾
不靳也馬曰捐他人之金抑亦良醜黃英曰君不願富
妾亦不能貧也無已析君居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何害
乃於園中築茅茨擇美婢往侍馬馬安之然過數日苦
念黃英招之不肯至不得已反就之隔宿輒至以爲常
黃英笑曰東食西宿廉者當不如是馬亦自笑無以對

清也者則
將絕人逃
世並妻子
而棄之如
子輿氏之
以蜩論陳
伸子而後
可者卽我
家彭澤以
靖節稱亦
不爲此矯
情之舉也
東食西宿
君惡能廉
不夷不惠
之間晚節
自在何必
籍南北分

遂復合居如初。會馬以事客金陵。適逢菊秋。早過花肆。見肆中盆列甚煩。款朵佳勝。心動疑類陶製。少聞主人出果陶也。喜極具道契濶。遂止宿。馬要之歸。陶曰。金陵吾故土。將昏於是。積有薄貲。煩寄吾姊。我歲杪當暫去。馬不聽。請之益苦。且曰。家幸充盈。但可坐享。無須復買。坐肆中。使僕代論價。廉其直。數日盡售。逼促囊裝。賃舟遂北。人門則姊已除舍牀榻。衾褥皆設。若預知弟也歸者。陶自歸。解裝課役。大修亭園。惟日與馬共棋酒。更不復結一客。爲之擇昏。辭不願。姊遣兩婢侍其寢處。居三

疆界而乃
謂之清德
謂之丈夫
哉

落花無言
人淡如菊

菊而陶所
以豪飲至
醉化畦邊
則陶而菊

四年生一女。陶飲素豪。從不見其沉醉。有友人曾生量
亦無對。適過馬。馬使與陶相較飲。二人縱飲甚歡。恨相
得晚。自辰以訖。四漏計。各盡百壺。曾爛醉如泥。沉睡坐
間。陶起歸寢。出門踐菊畦。玉山傾倒。委衣於側。卽地化
爲菊。高如人。花十餘朵。皆大於拳。馬駭絕。告黃英。英急
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既
明而往。則陶臥畦邊。馬乃悟。姊弟菊精也。益愛敬之。而
陶自露迹。飲益放。恒自折柬招會。因與莫逆。值花朝。曾
來造訪。以雨。僕鼻藥。浸白酒一罈。約與共盡。罈將竭。二

矣白露迹
而飲益放
其所樂者
可知生值
花朝而名
曰醉陶快
所欲矣
返撲歸真
仍是本來
面目又添
出酒香一
種則葛巾
之漉無稍
蝦矣

人猶未甚醉。馬潛以瓶續入之。二人又盡之。曾醉已僊。諸僕負之以去。陶臥地。又化爲菊。馬見慣不驚。如法拔之。守其旁以觀其變。久之。葉益憔悴。大懼。始告黃英。英聞駭曰。殺吾弟矣。奔視之。根株已枯。痛絕。指其梗埋盆中。攜入閨中。日灌漑之。馬悔恨欲絕。甚惡。曾越數日。聞曾已醉死矣。盆中花漸萌。九月既開。短幹粉朶。嗅之有酒香。名之醉陶。澆以酒。則茂後。女長成。嫁於世家黃英。終老亦無他異。

異史氏曰。青山白雲人。遂以醉死。世盡惜之。而未必不

自以爲快也。植此種于庭中。如見良友。如對麗人。不可不物色之也。

河朔佳種來自金陵。而花實過之地氣宜也。至枯根復活。蓓蕾俱佳。此豈可以言傳哉。自食其力。是自餐其英采之東籬。只供騷人清賞。卽取其直。亦當與白衣送酒同觀鄙之辱之。至等諸五斗折腰。亦已甚矣。易此荒畦。俱成夏屋。聊爲彭澤解嘲。使知隱逸者非貧賤骨耳。陳仲子顧以爲不義。而弗食。弗居乎玉山。領頽以醉而死。實以醉而生。嗅之而有酒香。此爲黃

花真品倘非種桃仙人不可以村醪妄澆之也

視息

晉庾亮傳不能仗劔北闕偷存視息雖生之日猶死之年

裙帶

朝野類要宋時親王南班

之婿謂之

東食西宿

事文類聚齊有女兩家求之其母謂女曰欲東則左袒欲西則

裙帶官

右袒其女兩袒曰願東家食而西家宿以東家富而醜西家貧而美也

醉如泥

五色線南海有

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

玉山

世說裴叔則巖巖若孤松獨秀其醉也若

玉山之

青山白雲人

唐傳奕傳疾病未嘗問醫自書誌云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而

傾頽

死年八十誠

塞

見卷二鳳陽土人

油碧車

季商隱詩又建幢注一一幕也

舉火

見卷一賈貞

東籬

陶潛詩采菊東一下

蓓蕾

廣韻一一音倍蕊花綻貌贅見

二蓮

彭澤

南史隱逸傳陶潛字淵明一云名元亮字深明柴桑人性愛菊後為鎮軍建威參軍

香

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一一令折柬見卷二莫逆嬰寧

見卷三 花朝提要錄唐以二月十五爲一昇見卷一見慣見卷一雲香

胡氏 物色見卷一恨相得晚見卷二中表見卷二蓮香

書癡

彭城郎玉柱其先世官至太守居官廉得俸不治生產積書盈屋至玉柱尤癡家苦貧無物不鬻惟父藏書一卷不忍賣父在時曾書勸學篇粘其座右郎曰諷誦又籠以素紗惟恐磨滅非爲干祿實信書中真有金粟晝夜研讀無間寒暑年二十餘不求婚配冀卷中麗人自

至見賓親不知溫涼三數語後則誦聲大作客逡巡自去每文宗臨試輒首拔之而苦不得售一日方讀忽大風飄卷去急逐之踏地陷足探之穴有腐草掘之乃古入窖粟朽敗已成糞土雖不可食而益信千鍾之說不妄讀益力一日梯登高架於亂卷中得金輦徑尺大喜以爲金屋之驗出以示人則鍍金而非真金心竊怨古人之誑已也居無何有父同年觀察是道性好佛或勸郎獻輦爲佛龕觀察大悅贈金三百馬二匹郎喜以爲金屋車馬皆有驗因益刻苦然行年已三十矣或勸之

娶曰書中自有顏如玉。我何憂無美妻乎。又讀二三年。迄無效。人咸揶揄之。時民間訛言天上織女私逃。或戲郎天孫竊奔。益爲君也。郎知其戲。置不辯。一夕讀漢書。至八卷。卷將半。見紗翦美人夾藏其中。駭曰。書中顏如玉。其以此應之耶。心悵然自失。而細視美人。眉目如生。背隱隱有細字云。織女大異之日。置卷上。反覆瞻玩。至忘食寢。一日方注目間。美人忽折腰起坐。卷上微笑。郎驚絕。伏拜案下。旣起。已盈尺矣。益駭。又叩之下几。亭亭宛然。絕代之姝。拜問何神。美人笑曰。妾顏氏字如玉。君

固相知已久。日垂青盼。脫不一至。恐于載下。無復有篤信古人者。郎喜。遂與寢處。然枕席間。親愛倍至。而不知爲人。每讀。使女坐於其側。女戒勿讀。不聽。女曰。君所以不能騰達者。徒以讀耳。試觀春秋。榜上讀。如君者。幾人若不聽。妾行去矣。郎暫從之。少頃。忘其教。吟誦復起。踰刻索女。不知所在。神志喪失。跪而禱之。殊無影迹。忽憶所隱處。取漢書細檢之。直至舊所。果得之。呼之不動。伏以哀祝。女乃下曰。君再不聽。當相永絕。因使治棋枰。檮藉之具。日與遊戲。而郎意殊不屬。覩女不在。則竊卷流

覽恐爲女覺。陰取漢書第八卷雜沕他所以迷之一日。讀酣。女至竟不之覺。忽睹之急。掩卷而女已亡矣。大懼。冥搜諸卷。溷不可得。既仍於漢書八卷中得之。葉數不爽。因再拜祝。矢不復讀。女乃下與之奕。曰三日不工。當復去。至三日。忽一局贏。女二子女乃喜。授以絃索。限五日工一曲。郎手營目注。無暇他及。久之。隨指應節。不覺鼓舞。女乃日與飲博。郎遂樂而忘讀。女又縱之出門。使結客。由此倜儻之名暴著。女曰子可以出而仕矣。郎一夜謂女曰。凡人男女同居。則生子。今與卿居。久何不妊。

也。女笑曰：君曰讀書妄固謂無益，今卽夫婦一章尙未了悟，枕席二字有工夫。郎驚問何工夫？女笑不言。少間潛迎就之。郎樂極曰：我不意夫婦之樂有不可言傳者。於是逢人輒道無有不掩口者。女知而責之。郎曰：鑽穴踰牆者始不可以告人，天倫之樂人所皆有，何諱焉？過八九月，女果舉一男。買娼撫字之一日，謂郎曰：妾從君二年，業生子可以別矣。久恐爲君禍，悔之已晚。郎聞言泣下，伏不起曰：卿不念呱呱者耶？女亦悽然良久曰：必欲畱當舉架上盡散之。郎曰：此卿故鄉，乃僕性命，何出？

此言女不之強曰妾亦知其有數不得不預告耳先是親族或窺見女無不駭絕而又未聞其締姻何家共詰之郎不能作僞語但默不言人益疑郵傳幾徧聞於邑宰史公史閩人少年進士聞聲傾動竊欲一睹麗容因而拘郎及女女聞之遁匿無跡宰怒收郎斥革衣襟桎械備加務得女所自往郎垂死無一言械其婢略能道其髣髴宰以爲妖命駕親臨其家見書卷盈屋多不勝搜乃焚之庭中烟結不散暝若陰霾郎旣釋遠求父門人書得從辨復是年秋捷次年舉進士而銜恨切於骨

讀爲顏如玉之位。朝夕而祝曰：卿如有靈，當佑我官於闕。後果以直指巡闕，居三月，訪史惡款籍其家。時有中表爲司理，逼納愛妾，托言買婢寄署中。案旣結，郎卽日自劾取妾而歸。

異史氏曰：天下之物，積則招妬，好則生魔。女之妖書之魔也，事近怪誕。治之未爲不可，而祖龍之虐，不已慘乎？其存心之私，更宜得怨毒之報也。嗚呼，何怪哉！

寫書癡可云窮形盡態矣。而癡亦有本癡，亦有說癡，亦有趣，乃至癡亦各有陰癡，亦何負於人哉！然癡於

書則可癡于他事則不可且卽所可者而論亦有未
見其可者於金粟則信之於市馬則信之於美人則
又信之所貴乎篤信好學者豈調是歟積好成癡積
癡成魔至美人果得已行年三十餘矣而男女夫婦
之道尙未了悟吾不知其所學居何等也女戒其讀
而導之游藝接客習爲倜儻夫亦謂春秋榜上皆當
出仕之人豈嗜古不化者所得濫竽耶每見今之習
舉子業者大坐齋頭瞑目搖首飲食無味而目改形
作文亦言之津津遇事則處之貿貿甚且春秋報捷

父母斯民借官廨爲書齋資廉俸爲膏火必至敗乃
公事流毒民間堂上不談三尺法腹中空有五車書
國家重士亦奚取此書癡也若郎守父藏書視同性命
本分之外無所營求其言鑽穴踰牆不可告人天倫
之樂可不必諱是則天真爛漫機械不存於胸中史
以儼然進士而邑侯者以不可告人之隱拘其人火
其書雖曰數不可逃而梏械至于垂死虐已甚矣如
玉有靈仇家籍沒怨毒之於人甚矣哉此亦可見吾
人之居心處世其黠也不如其癡也

勸學篇

宋真宗勸學篇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鐘粟女居不可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

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五經勒向窓

前柳榆

見卷一勞

讀漢書至八卷卷將半

按漢書八卷中與此

不相符惟宣帝四年五月詔曰父子之青盼

見前阿

注

親夫婦之道天性也云云疑即取此

倮倮

見卷一

直指

見卷一

中表

見卷二蓮

香司理

見卷一

祖龍之虐

史記秦始皇紀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

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一一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汪鎬池君水神

也秦水德王其君將亡故告之祖始也龍君象謂始星也○又三十四年李斯上言也誦史官非秦記皆

燒之非傳十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前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誌書棄而以古非今者族

吏冠紳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
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
爲以制
曰可

齊天大聖

許盛冤人從兄成賈於閩貨未居積客言大聖靈著將
禱諸祠盛未知大聖何神與兄俱往至則殿閣連蔓窮
極宏麗入殿瞻仰神猴首人身蓋齊天大聖孫悟空云
諸客肅然起敬無敢有惰容盛素剛直竊笑世俗之陋
衆焚奠叩祝盛潛去之旣歸兄責其慢盛曰孫悟空乃
邱翁之寓言何遂誠信如此如其有神刀槩雷霆余自

邱翁寓言
本原已悉

頭病不信
股病不信
至忍痛割
疽前仍不
信兄謂神
遷怒責其
代禱而終
不信甚且
投祠指數
而卽以其
庭三清之
法處之其
剛鯁不可
謂不至矣
奈何以兄
之悞投藥
餌死而復
生遂謂神

受之逆旅主人聞呼大聖名皆搖手失色若恐大聖聞
盛見其狀益譁辨之聽者皆掩耳而走至夜盛果病頭
痛大作或勸詣祠謝盛不聽未幾頭小愈股又痛竟夜
生巨疽連足盡腫寢食俱廢兄代禱迄無驗或言神譴
須自祝盛卒不信月餘瘡漸歛而又一疽生其痛倍苦
醫來以刀割腐肉血溢盈碗恐人神其詞故忍而不呻
又月餘始就平復而兄又大病盛曰何如矣敬神者亦
復如是足徵吾之疾非由悟空也兄聞其言益恚謂神
遷怒責弟不爲代禱盛曰兄弟如手足前日支體腐爛

果有靈甘
心北面而
誠服信奉
乃更倍於
流俗信道
不篤故也

而不之禱。今豈以手足之病而易吾守乎。但爲延醫。到藥而不從其禱。藥下兄暴斃。盛慘痛結於心腹。買棺殮兄。已投祠指而數之曰。兄病謂汝遷怒使我不能自白。倘爾有神。當令死者復生。余卽北面稱弟子。不敢有異詞。不然。當以汝處三清之法。還處汝身。亦以破吾兄地下之惑。至夜夢一人招之去。入大聖祠。仰見大聖有怒色。責之曰。因汝無狀。以菩薩刀穿汝脛。股猶不自悔。噴有煩言。本宜送拔舌獄。念汝一生剛鯁。姑置宥赦。汝兄病乃汝以庸醫。天其壽數。於人何尤。今不少施法力。益

令狂妄者引爲口實。乃命青衣使請命於閻羅。青衣白
三日後鬼籍已報天庭。恐難爲力。神取方版命筆。不知
何詞。使青衣執之而去。良久乃返。成與俱來。並跪堂上。
神問何遲。青衣白。閻摩不敢擅專。又持大聖旨上咨斗
宿。是以來遲。盛趨上拜謝神恩。神曰。可速與兄俱去。若
能向善。當爲汝福。兄弟悲喜相將。俱歸醒而異之急起。
啟棺視之。兄果已甦醒。扶出極感大聖力。盛由此誠服。
信奉更倍於流俗。而兄弟貲本病中已耗其半。兄又未
健。相對長愁。一日偶游郊郭。忽一褐衣人相之曰。子何

憂也。盛方苦無所訴，因而備述其遭。褐衣人曰：「有一佳境，暫往瞻矚，亦足破悶。」問何所，但言不遠。從之出郭半里許。褐衣人曰：「子有小術，頃刻可到。」因命以兩手抱腰，略一點首，遂覺雲生足下，騰蹕而上，不知幾百由旬。盛大懼，閉目不敢少啟。頃之曰：「至矣！」忽見琉璃世界，光明異色。訝問何處，曰：「天宮也。」信步而行，上下益高。遙見一叟，喜曰：「適遇此老子之福也。」舉手相揖，叟邀過其所，烹茗獻客。止兩盞，殊不及盛。褐衣人曰：「此吾弟子千里行賈，敬造仙署，求所贈餽。」叟命僮出白石一杵，狀類雀卵。

瑩澈如冰。使盛自取之。盛念攜歸可作酒枚。遂取其六。謁衣人以爲過廉。代取六枚。付盛並褻之。囑納腰橐。拱手曰。足矣。辭嬰出。仍令附體而下。俄頃及地。盛稽首請示仙號。笑曰。適卽所謂觔斗雲也。盛恍然悟爲大聖。又求佑護。曰。適所會財星。賜利十二分。何須他求。盛又拜之。起視已渺。旣歸。喜而告兒。解取共視。則融入腰橐矣。後輦貨而歸。其利倍蓰。自此屢至閩。必禱大聖。他人之禱時不甚驗。盛所求無不應者。

異史氏曰。昔士人過寺。畫琵琶於壁而去。比反。則其靈

大著香火相屬焉。天下事固不必實有其人。人靈之則
既靈焉矣。何以故。人心所聚而物或托焉耳。若盛之方
鰓固宜得神明之佑。豈真耳內繡針毫毛能變足下觔
斗碧落可升哉。卒爲邪惑。亦其見之不真也。

天下所稱神靈者。祠廟而外。木石亦多有之。有鬼物
憑之故也。然不必問其果靈與否。唯剛者不以私求
直者不以枉見。兩不相涉。卽過而不問。曷害焉。彼盛
之病脛股也。非真有菩薩刀穿之也。藉曰有之。則曠
有煩言之後。又何以欲送拔古獄。卒念其一生剛鰓。

而中止也庸醫促壽會逢其適仍令生還亦其數未
絕耳前之死將誰尤後之生又將誰德乎至於行善
有福自古云然幾見有剛方友愛之人而不獲天佑
者勛斗雲上至天宮雀卵石融入腰橐亦其誠服信
奉之後結想深而遂生此幻境耳

邱翁一名處機棲真於姑餘山作西遊記逆旅見卷三巧娘處三清之法

見西遊記菩薩見卷一噴有煩言左傳定四年拔舌獄西遊記陰山後

有十八層地獄青衣見卷一天庭史記天官書三能

由旬廣信詩于柱蓮花塔一紫組圍按支僧載外

一弓五百弓為一拘廬舍今之二里也斛斗雲見西遊記昔

也八拘廬舍為一一今十六里也

士人過寺至香火相屬焉原化記昔有一書生過江泊舡上山間步見僧房院

開中有牀榻門外小廊數間傍有筆硯書生遂于房門素壁上畫一琵琶大小與真不異畫畢風靜舡發

僧歸見畫處不知何人乃告村人曰恐是五臺山聖琵琶當亦戲言而遂為村人傳說禮施求福甚效書

生入吳經年聞江西路僧室有聖琵琶靈應生一心異之因還江西泊舡此處上訪之僧亦不在所畫琵琶依舊前有蟠花香爐書生取水洗之僧亦未歸書

生夜宿舡中明日又上僧夜歸覺失琵琶以告村人相與悲嘆書生故問其言前驗今應有人背著琵琶

所以潛隱書生大笑為說畫之因日及拭却之由僧及村人信之

耳內繡針毫毛能變足下斛斗碧落可

升俱見西遊記

蛙善怒其性也然亦易解卽爲神何獨不然起數語已立一篇之局而不嫌占實者此只論其泛常後乃敘其實事也

青蛙神

江漢之間俗事蛙神最虔祠中蛙不知幾百千萬有大如籠者或犯神怒家中輒有異兆蛙游凡榻甚或攀緣滑壁不得墮其狀不一此家當凶人則大恐斬牲禳禱之神喜則已楚有薛崑生者幼慧美姿容六七歲時有青衣媼至其家自稱神使坐致神意願以女下嫁崑生薛翁性朴拙雅不欲辭以見幼雖故却之而亦未敢議昏他姓遲數年崑生漸長姿禽於姜氏神告姜曰薛崑生吾壻也何得近禁嚮姜懼反其儀薛翁憂之潔牲往

聯姻不遂
而以巨蛆
示怒神之
作威止此
耳邀生見
女使之自
主其言甚
婉其意甚
深蓋亦無
奈此翁何
也

禱自言不敢與神相匹偶祝已見肴酒中皆有巨蛆浮
出蠢然擾動傾棄謝罪而歸心益懼亦姑聽之一日崑
生在途有使者迎宣神命苦邀移趾不得已從與俱往
入一朱門樓閣華好有叟坐堂上類七八十歲人崑生
伏謁叟命曳起之賜坐案旁少間婢媼集視紛紜滿側
叟顧曰入言薛郎至矣數婢奔去移時一媼率女郎出
年十六七麗絕無儔叟指曰此小女十娘自謂與君可
稱佳偶君家尊乃以異類見拒此自百年事父母止主
其半是在君耳崑生目注十娘心愛好之默然不言媼

于得美婦且致溫飽問寢侍食內則亦復無虧奈何以客備錢而責之乎養女嫁小家往往受此累然女終不應登堂使氣抵獨其姑崑生以其不能承歡而復出之禮也火其室無乃護短

侍食暮問寢事姑者其道如何所短者不能客傭錢自作苦耳母無言慚沮自哭崑生入見母涕痕詰得故怒責十娘十娘執辯不相屈崑生曰娶妻不能承歡不如勿有便觸老蛙怒不過橫災死耳復出十娘十娘出門逕去次日居舍災延燒數屋几案牀榻采爲煨燼崑生怒詣祠責數曰養女不能奉翁姑略無庭訓而曲護其短神者至公有教人畏婦者耶且盍盂相敲皆臣所爲無所涉於父母刀鋸斧鉞卽加臣身如其不然我亦焚汝居室聊以相報言已負薪殿下爇火欲舉居人集而

而輕怒乎
使彼得爲
口實以取
勞民傷財
女亦自返
蛙之怒亦
足以爲鑒
矣然怒而
知解女亦
自此和柔
人之輕爲
蛙怒而不
能如蛙自
解者應知
愧矣

哀之始憤而歸。父母聞之大懼失色。至夜神示夢於近
村。使爲壻家營宅。及明。資材鳩工。共爲崑生建造。辭之
不止。日數百人相屬於道。不數日。第舍一新。牀幕器具
悉備焉。修除甫竟。十娘已至。登堂謝過。言詞溫婉。轉身
向崑生展笑。舉家變怒爲喜。自此十娘性益和。居二年
無間言。十娘最惡蛇。崑生戲函小蛇。給使啟之。十娘色
變。詎崑生亦轉笑。生嗔惡相抵。十娘曰。今番不待
相迫逐。請從此絕。遂出門去。薛翁大恐。杖崑生。請罪於
神。幸不禍之。亦寂無音。積有年餘。崑生念十娘頗自悔。

女字袁氏
且聖壁滌
庭候魚軒
矣生即愧
憤成疾庸
有濟乎善
讀者須從
此處掩卷
深思代爲
之計如何
轉身如何
設法如何
措詞將再
以翁負荆
必無是理
若就崑生
設想不特
段祠責數

竊詣神所。哀十娘。迄無聲應。未幾聞神以十娘字袁氏
中心失望。因亦求昏他族。而歷相數家。並無如十娘者。
於是益思十娘。往探袁氏。則已聖壁滌庭候魚軒矣。心
愧憤。不能自己。廢食成疾。父母憂皇。不知所處。忽昏憤
中有人撫之曰。大丈夫頻欲斷絕。又作此態。開目則十
娘也。喜極躍起曰。卿何來。十娘曰。以輕薄人相待之。禮
止宜從父命。另醮而去。固久受袁家采幣。妾千思萬思。
而不忍也。卜吉已在今夕。父又無顏反壁。妾親攜而置
之矣。適出門。父走送曰。癡婢不聽吾言。後受薛家凌虐。

勢所不能
卽卑禮哀
求恐亦無
濟倘謂神
字之神自
悔之又無
惟天下無
此兒戲之
事亦豈有
關茸之文
至萬不得
已想到干
娘身上而
前兩番自
至爲其迫
逐猶可言
者此乃自
爲請絕何

縱死亦勿歸也。崑生感其義爲之流涕。家人皆喜。奔告
翁媼。媼聞之不待往朝。奔入子舍。執手鳴泣。由此崑生
亦老成不作惡謔。於是情好益篤。十娘曰。妾向以君儼
薄。未必遂能相白首。故不敢留孽根於人世。今已靡他。
妾將生子。居無何。神翁神媼著朱袍。臨其家。次日十
娘臨蓐。一舉兩男。由此往來無間。居民或犯神怒。輒先
求崑生。乃使婦女輩盛妝入閨。朝拜十娘。十娘笑則解
薛氏苗裔甚繁。人名之薛蛙子家。近人不敢呼。遠人呼
之。

肯來即來
矣又如何
安顧袁氏
如何周旋
其父乎想
到十分無
怯然後展
卷再讀乃
知作者筆
力直如此
圓妙

禁嚮

晉謝琨傳晉元帝為晉陵公主求壻謂王珣曰

禁嚮

初元帝公私交窘得純以為美項

藩瀾

漢左思

藩瀾皆

著紙筆

江漢之間俗事蛙神最虔

見前禳

見卷一委

禽

見卷二

合香

見卷一

鸚鵡鳥生翼欲啄母睛

張華禽

害母

注泉在巢母哺之

負荊

見卷三

女紅

見卷二

壁

羽翼

成啄母睛翔去

負荊

見卷三

女紅

見卷二

壁

壁

劉熙釋名一亞也次也

魚軒

左傳閔二年齊侯歸夫人一主大夫車

以魚皮

醺

見卷一

反壁

左傳僖二十三年乃饋盤飧

為飾也

醺

見卷一

反壁

置壁焉公子受殮

臨蓐

見卷三

晚霞

叙阿端之
死先插入
吳門載美
妓一筆仍
是暗用雙
提法

流波四繞
屹如壁立
水中天地

五月五日吳越間有鬪龍舟之戲。剡木爲龍，繪鱗甲飾以金碧，上爲雕甍朱檻，帆旌皆以錦繡。舟末爲龍尾，高丈餘，以布索引木板，下有童坐板上，顛倒滾跌作諸巧劇。下臨江水險危，欲墮，故其購是童也，先以金啗其父母，預調馴之。墮水而死，勿悔也。吳門則載美妓，較不同耳。鎮江有蔣氏童阿端，方七歲，便捷奇巧，莫能過。聲價益起，十六歲猶用之。至金山下，墮水死。蔣媼止此子哀鳴而已。阿端不自知死，有兩人導去，見水中別有天地，回視則流波四繞，屹如壁立。俄現宮殿，見一人兜牟坐。

作如是觀

柳條部教
以錢塘飛

霆之舞洞

庭和風之

樂部名舞

名樂名皆

新雅穩切

此處從解

姥口中說

出晚霞是

逗下筆是

橫插筆却

仍是雙頂

筆知如此

用筆則爲

兩人曰此龍窩君也便使拜伏龍窩君顏色和霽曰伎

巧可入柳條部遂引至一所廣殿四合趨上東廊有諸

年少出與爲禮率十三四歲卽有老嫗來衆呼解姥坐

令獻技已乃教以錢塘飛霆之舞洞庭和風之樂但聞

鼓鉦皇聒諸院皆響旣而諸院皆息姥恐阿端不能卽

嬾獨絮絮調撥之而阿端一過殊已了了姥喜曰得此

兒不讓晚霞矣明日龍窩君按部諸部畢集首按夜叉

部鬼面魚服鳴大鉦圍四尺許鼓可四人合抱之聲如

巨霆叫噪不可復聞舞起則巨濤洶湧橫流空際時墮

文無散漫
之筆無鵲
突之筆無
落空疎忽
之筆
既出晚霞
矣却不卽
敘燕子部
而先以乳
鶯部襯之
是作者本
意乃又不
肯遽寫乳
鶯更以夜
叉部襯之
是乳鶯部
爲正襯燕
子部而夜

一點星光及著地消滅龍窩君急止之命進乳鶯部皆
二八姝麗笙樂細作一時清風嫋嫋波聲俱靜水漸凝
如水晶世界上下通明按畢俱退立西墀下次按燕子
部皆垂髻人內一女郎年十四五已來振袖傾鬟作散
花舞翩翩翔起襟袖襖履間皆出五色花朵隨風颺下
飄泊滿庭舞畢隨其部亦下西墀阿端旁睨雅愛好之
問之同部卽晚霞也無何喚柳條部龍窩君特試阿端
端作前舞喜怒哀隨腔俛仰中節龍窩君嘉其慧悟賜五
文袴褶魚鬚金束髮上嵌夜光珠阿端拜賜下亦趨西

父部又反
視乳鶯燕
子兩部也
主中有客
客中又有
客便令讀
者迷離情
恍幾不識
其用意用
筆之所在
而文章愈
格外生新
學者悟此
則天下更
無枯窘棘
手之題矣
由鬼面人
妹麗由妹

墀各守其伍端於衆中遙注晚霞晚霞亦遙注之少間
端逡巡出部而北晚霞亦漸入部而南相去數武而法
嚴不敢亂部相視神馳而已既按蛺蝶部童男女皆雙
舞身長短年大小服色黃白皆取諸同諸部按已魚貫
而出柳條在燕子部後端疾出部前而晚霞已緩滯在
後回首見端故遺珊瑚叙端急內袖中既歸凝思成疾
眠餐頓廢解姥輒進甘旨日三四省撫摩殷切病不少
瘥姥憂之罔所爲計曰吳江王壽期已迫且爲奈何薄
暮一童子來坐榻上與語自言隸蛺蝶部從容問曰君

愈

麗人晚霞
寫其年寫
其舞寫其
襟袖襪腹
鷗下之五
色花而以
旁睨愛好
暗寫其色
然後指其
名是皆就
阿端心目
中極力形
容晚霞也
彼晚霞者
又惡從知
有一阿端
哉龍君特
試阿端而

病爲晚霞否。端驚問何知。笑曰：晚霞亦如君耳。端懷然起坐，便求方計。童問尚能步否。荅云：勉強尚能自。童挽出南啟一戶，折而西，又闢雙扉，見蓮花數十畝，皆生平地上。葉大如席，花大如蓋，落瓣堆梗，下盈尺。童引入其中，曰：姑坐此。遂去。少時，一美人撥蓮花而入，則晚霞也。相見驚喜，各道相思。略述生平，遂以石壓荷蓋，令側雅可障蔽。又勻鋪蓮瓣而藉之，忻與狎寢。既訂後約，日以夕陽爲候。乃別端歸。病亦尋愈。由此兩人日一會於蓮畝。過數日，隨龍窩君往壽吳江王，稱壽已。諸部悉還。

後晚霞聞其喜怒之

隨腔也見其俛仰之

中節也服賜五文袴

褶冠賜東髮夜珠也

兩相遙注近在數武

間遺釵袖釵即在斯

時胡不可者而又以

蛺蝶一部續手柳修

不特文勢曲折而童

獨留晚霞及乳鶯部一人在宮中教舞數月更無音耗

端悵望若失惟解姥日往來吳江府端托晚霞為外妹

求攜去冀一見之畱吳江門下數日宮禁森嚴晚霞苦

不得出怏怏而返積月餘癡想欲絕一日解姥入戚然

相弔曰惜乎晚霞投江矣端大駭涕下不能自止因毀

冠裂服藏金珠而出意欲相從俱死但見江水若壁以

首力觸不得入念欲復還懼問冠服罪將增重意計窮

蹙汗流浹踵忽睹壁下有_{投水皆自上而下此則山一○所}大樹一章乃_{殆○因上疏○波○壁立二句○作周旋語耳○}猱攀而上漸至

端杪猛力躍墮幸不沾濡而竟已浮水上不意之間恍

子之消息
從此漏洩
矣匠心經
營細玩之
乃見

旦

睹人世遂飄然。洎去移時得岸。少步江濱。頓思老母。遂
趁舟而去。抵里四顧。居廬忽如隔世。次旦至家。忽聞窗
中有女子曰。汝子來矣。音聲甚似晚霞。俄與母俱出。果
霞斯時。兩人喜勝於悲。而媼則悲疑驚喜萬狀俱作矣。
初晚霞在吳江。覺腹中震動。龍宮法禁嚴。恐旦夕身婉
橫遭撻楚。又不得一見阿端。但欲求死。遂潛投江水。身
泛起伏沉波中。有客舟拯之。問其居里。晚霞故吳名妓。
溺水不得其尸。自念術院不可復投。遂曰。鎮江蔣氏。吾
婿也。客因代貰扁舟。送諸其家。蔣媼疑其錯悞。女自言。

不悞。因以情詳告媼。媼以其風格韻妙。頗愛悅之。第慮年太少。必非肯終寡也者。而女孝謹。顧家中貧。便脫珍飾。售數萬。媼察其志無他。良喜。然無子。恐一旦臨蓐。不見信於戚里。以謀女。女曰。母但得真孫。何必求人。知媼亦安之。會端至。女喜不自已。媼亦疑兒不死。陰發兒塚。骸骨俱存。因以此詰端。端始爽然自悟。然恐晚霞惡其非人。囑母勿復言。母然之。遂告同里。以爲當日所得非兒尸。然終慮其不能生子。未幾竟舉一男。捉之無異常。兒始悅。久之。女漸覺阿端非人。乃曰。胡不早言。凡鬼衣。

龍宮衣七七魂魄堅凝生人不殊矣。若得宮中龍角膠。可以續骨節而生肌膚。惜不早購之也。端貨其珠。有賈胡出貲百萬家。由此巨富。值母壽。夫妻歌舞稱觴。遂傳聞淮王邸。王欲強奪。晚霞端懼。見王自陳。夫婦皆鬼。驗之無影而信。遂不之奪。但遣宮人就別院傳其技。女以龜溺毀容。而後見之。教三月終。不能盡其技而去。

金山

明一統志。一一在鎮江府城西。北七里。揚子江心。始名浮王。唐貞元間。裴頭陀開山。得金賜名。

一一其山高一百九十尺。廣六百二十步。勝概爲天下第一。

兜牟

書說命。惟甲冑起戎。注。冑。兜鍪。

也。按。鑿莫侯切音。魏畧。

錢塘飛霆之舞

見卷三。織成。

洞庭和風

之樂

拾遺記洞庭之山浮于水上其下金屋數百間帝女居之四時有金石絲竹之聲 鉦同禮

考工記

鳧氏為散花舞 宋詳○漢武內傳越騫國貢

錚鼓上謂之

散花舞 吸華絲武帝賜麗娟命作舞

衣舞時袖拂落花滿身都

誇褶 類篇一騎服晉與

著舞態愈媚謂之百花舞

服志弓弩隊五十人

皆黑

武 見卷一 章 見卷三 洞 見卷三 次 且 見卷一 婉

正韻

音問女 衍院 篇海一音杭俗呼衍 臨 見

字一日生也

樂人也○衍與院同 臨 見

三青

賈胡 後漢馬援傳伏波類西城一留連似一

竹

止是以失利○蘇軾詩處處留連似一

毀冠

莊子一裂服

白秋練

直隸有慕生小字蟾宮商人慕小寰之子聰慧喜讀年

聰慧喜讀

自是佳兒
使之去而
學賈人皆
曰可惜我
獨曰可喜
先生亦必
曰可喜光
生之喜喜
其學賈而
乃得遇秋
練我之喜
喜其學賈
而乃得讀
斯文
執卷哦詩
感及豚魚
奇矣渺茲
鱗族從何

十六翁以文業迂使去而學賈從父至楚每舟中無事
輒便吟誦抵武昌父畱居逆旅守其居積生乘父出執
卷哦詩音節鏗鏘輒見臆影憧憧似有人竊聽之而亦
未之異也一夕翁赴飲久不歸生吟益苦有人徘徊窗
外月映甚悉怪之遽出窺覘則十五六傾城之姝望見
生急避去又二三日載貨北旋暮泊湖濱父適他出有
媼入曰郎君殺吾女矣生驚問之荅云妾白姓有息女
秋練頗解文字言在郡城得聽清吟於今結想至絕眠
餐意欲附爲婚姻不得復拒生心實愛好第慮父嗔因

者

處得觀多
詩更自詩
人得聆妙
緒而乃聞
清吟而致
无妄之疾
且讀羅衣
而竟勿藥
有喜耶觀
所引爲郎
憔悴之句
及卷下而
謂詞意非
祥抑何吐
屬風雅慧
而多情也
既見之而
喜乃以其

直以情告媼不信。務要盟約。生不肯。媼怒曰：「人世姻好，有求委禽而不得者，今老身自媒，反不見內，恥孰甚焉！請勿想北渡矣。」遂去。少間父歸，善其詞以告之。隱冀垂納，而父以涉遠，又薄女子之懷春也，笑置之。泊舟處水深沒棹，夜忽沙磧擁起，舟滯不得動。湖中每歲客舟必有畱住守洲者。至次年桃花水溢，他貨未至，舟中物當百倍於原直也。以故翁未甚憂怪，獨計明歲南來，尙須揭貲。於是畱子自歸，生竊喜，恨不詰媼居里日。旣暮，媼與一婢扶女郎至，展衣臥諸榻上。向生曰：「人病至此，莫

浮家泛宅而薄之僅
奠安登舟姑以解子
之沈痛賈之行爲固
如是耳爲吟楊柳菡
萏之句而羸頓愈瘳
此中况味兩人共當
之兩人共知之乃翁
何與風雅急則愈遠
迎則愈拒猶是賈之

高枕作無事者遂去生初聞而驚移燈視女則病能含
嬌秋波自流略致訊詰嫣然微笑生強其一語曰爲郎
憔悴却羞郎可爲妾咏生狂喜欲近就之而憐其荏弱
探手於懷接唇爲戲女不覺穠然展謔乃曰君爲妾三
吟王建羅衣葉葉之作病當愈生從其言甫兩過女攬
衣起坐曰妾愈矣再讀則嬌顫相和生神志益飛遂滅
燭共寢女未曙已起曰老母將至矣未幾媼果至見女
凝妝穠坐不覺欣慰邀女去女俛首不語媼卽自去曰
汝樂與郎君戲亦自任也於是生始研問居止女曰妾

道也利市三倍乃迂
魚軒雖遲歸有時非
阿翁之憐才乃佳婦
之善餌也渴而死浸
而復活言不奇其一
得湖水而死能再生
特奇其對吟杜甫夢
李白詩而死且不朽
也其入則雅其情則

與君不過傾蓋之友。婚嫁何不可必。何須令知家門。然
兩人互相愛悅。要誓良堅。女一夜早起挑燈。忽開卷。淒
然淚熒。生急起問之。女曰。阿翁行且至。我兩人事安適。
以卷卜展之。得李益江南曲詞。意非祥。生慰解之曰。首
句嫁得瞿塘賈。卽已大吉。何不祥之與。有女乃稍懽。起
身作別。曰。暫請分手。天明則千人指視矣。生把臂哽咽。
問好事如諧。何處可以相報。曰。妾常使人偵探之。諧否。
無不聞也。生將下舟。送之女。力辭而去。無何。慕果至。生
漸吐其情。父疑其招妓。怒加詬厲。細審舟中。則物並無

禱

真其行則
孝龍君憤
憤猥以浮
言稱道欲
奪比目而
陳觀之真
君得不書
腹綾而勅
免之乎

虧損譙訶乃已。一夕翁不在舟。女忽至。相見依依。莫知
決策。女曰。低昂有數。且圖目前。姑畱君兩月。再商行止。
臨別。以吟詩爲相會之約。由此值翁他出。遂高吟。則女
自至。四月行盡。物價失時。諸賈無策。歛貲禱湖神之廟。
端陽後。雨水大至。舟始通。生旣歸。凝思成疾。慕憂之巫。
醫並進。生私告母曰。病非藥禳可痊。唯有秋練至耳。翁
初怒之。久之。支離益憊。始懼。貨車載子。復如楚。泊舟故
處。訪居人。並無知白媼者。會有媼操柁湖濱。卽出自任。
翁登其舟。窺見秋練。心竊喜。而審詰邦族。則浮家泛宅。

而已。○實因告子病由冀女登舟始以解其沉痛。媼以婚
無成約弗許。女露半面殷殷窺聽。聞兩人言皆淚欲墮。
媼視女面因翁哀請。即亦許之。至夜翁出女果至。就榻
鳴泣曰。昔年妾狀今到君耶。此中況味要不可不使君
知。然羸頓如此急切何能使妾請爲君一吟。生亦喜。
女亦吟王建前作生曰。此卿心事。醫二人何得效然。聞
卿聲神已爽矣。試爲我吟。楊柳千條盡向西。女從之。生
贊曰。快哉卿昔誦詩餘有采蓮子云。菡萏香連十頃陂。
心尙未忘煩一曼聲度之女。又從之。甫闌生躍起曰。小

明知事未
即諧而姑
許登舟固
情之不能
自已抑亦
聞兩人言
洞見翁之
情性而胸
中早有成
竹矣

以利餌之
使反相求
所謂卽以
其人之道

生何嘗病哉。遂相狎抱。沉疴若失。旣而問父見媼何詞。
事得諧否。女已察知翁意。直對不諧。旣而女去。父來見。
生已起。喜甚。但慰勉之。因曰。女子良佳。然自總角時。把
柁櫂歌。無論微賤。抑亦不貞。生不語。翁旣出。女復來。生
述父意。女曰。妾窺之審矣。天下事愈急則愈遠。愈迎則
愈拒。當使意自轉。反相求。生問計。女曰。凡商賈志在利
耳。妾有術知物價。適視舟中物。並無少息。爲我告翁。居
某物利三之。某物十之。歸家。妾言驗。則妾爲佳婦矣。再
來時。君十八。妾十七。相歡有日。何憂爲。生以所言物價。

還治其人
之身也知
已知彼百
戰百勝此
日委禽唯
恐求之不
得矣然必
言利驗而
後得爲佳
婦買之爲
子求婚者
其必問諸
水濱

醢

告父。父頗不信。姑以餘貲半從其教。既歸。所自置貨。貲本大虧。幸少從女言。得厚息。略相準。以是服秋練之神。生益誇張之。謂女自言能使已富。翁於是益揭貲而南。至湖。數日不見白媼。過又數日。始見其泊舟柳下。因委禽焉。媼悉不受。但涓吉送女。過舟。翁另賃一舟爲子合。忝女乃使翁益南。所應居貨。悉籍付之。媼乃邀壻去。家於其舟。翁三月而返。物至楚。價以倍蓰。將歸。女求載湖水。既歸。每食必加少許。如用醢醬焉。由是每南行必爲致數罇而歸。後三四年。舉一子。一日涕泣思歸。翁乃偕

費了多少
心力受了

子及婦俱如楚至湖不知媼之所在女扣舷呼母神形
喪失促生沿湖問訊會有釣鱖鯉者得白驥生近視之
巨物也形全類人乳陰畢具奇之歸以告女女大駭謂
夙有放生願囑生贖放之生往商釣者釣者索直昂女
曰妾在君家謀金不下巨萬區區者何遂斬直也如必
不從妾即投湖水死耳生懼不敢告父盜金贖放之既
返不見女搜之不得更盡始至問何往曰適至母所問
母何在覘然曰今不得不實告矣適所贖即妾母也向
在洞庭龍君命司行旅近宮中欲選嬪妃妾被浮言者

多少磨折
乃能嫁得
瞿塘買耳
龍官何遂
少此種乃
魚肉之而
陵以威勢
晚非靈符
風雅物將
索於枯魚
肆矣

所稱道。遂勅妾母坐相索。妾母實奏之。龍君不聽。放母於南濱。餓欲死。故罹前難。今難雖免。而罰未釋。君如愛妾。代禱真君可免。如以異類見憎。請以兒擲還君妾去。龍宮之奉。未必不百倍君家也。生大驚。慮真君不可得見。女曰。明日未刻。真君當至。見有跛道士急拜之入水。亦從之。真君喜。文士必合憐。允乃出魚腹。綾一方曰。如問所求。卽出此求書。一免字。生如言候之。果有道士蹙蹙而至。生伏拜之。道士急走。生從其後。道士以杖投水。躍登其上。生竟從之而登。則非杖也。舟也。又拜之。道士

問何求生。出羅求書道士展視曰。此白驢翼也。子何遇之。蟾宮不敢隱。詳陳顛末。道士笑曰。此物殊風雅。老龍何得荒淫。遂出筆草書免字。如符形。返舟令下。則見道士踏杖浮行。頃刻已渺。歸舟女喜。但屬勿洩於父母。歸後二三年。翁南遊數月不歸。湖水既罄。久待不至。女遂病。日夜喘息。囑曰。如妾死。勿瘞。當於卯午酉三時一吟杜甫夢李白詩。死當不朽。候水至。傾注盆內。閉門緩妾衣。抱入浸之。宜得活。喘息數日。奄然遂斃。後半月。慕翁至。生急如其教。浸一時許。漸甦。自是每思南旋。後翁死。

生從其意遷於楚。

羅衣葉葉王建宮詞羅衣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鷺各二叢每偏舞時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

江南曲李益江南曲嫁得瞿塘買朝朝候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浮家泛宅

高士傳張志知號烟波釣徒顏真卿為刺楊柳千條史欲館之謝曰願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

劉方平春怨詩庭前時有杜甫夢李白詩人入我夢東風入楊柳千條盡向西

恐非平傾城見卷五息女見卷二委禽見卷二

懷春詩召南有女一吉士誘之桃花水韓愈詩三月一水注

谷米泮波瀾盛長故謂之嫣然見卷二為郎憔悴却羞郎詩

晉中書令王珣嫂婢謝芳姿情好甚篤嫂鞭撻過苦嫂素善歌而珣好詩白團扇芳姿因製白團扇歌

以贈之曰團扇復團扇許持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
與郎相見○會真記薦薦贈張珙詩曰自從消瘦減
容光萬轉于迴懶下床不為旁傾蓋家語孔子之鄉
遇程子于途
人羞不起
一而語偵探見卷二藥襪見卷一齒莖詩鄭風陽有
荷華傳荷華
終日
芙蕖也其華一疏未曼聲見卷三總角詩齊風
一
開日一已發日芙蕖林四娘
謂一聚其髮涓吉見卷三合色見卷一鯨鯢屠本坡
以爲兩一也
隱一或一以爲黃魚非也黃魚名洋生魚亦名石首
魚一亦別一種吾郡嘉靖末年網者得之以爲怪
物棄于海中間有去鼻而煮食者迺來亦知爲鮮矣
終不甚貴也一或謂即一魚課矣本草鯢魚出
江中皆如龍長一二丈一則湖海皆白藻未詳○
有之其形畧如聊齋所云然不多見也
兖州人謂赤鯉爲赤驤青鯉爲青焉黑鯉爲黑駒白
鯉爲白騏黃鯉爲黃騏皆取馬之名以其爲靈仙所

乘能越飛江湖故也。○按據此

巨萬

史記越世家陶朱公候時轉物

則一一當作白驥未知是否

遂什一之利致貲累
注一一萬萬也 居蹙

玉簫一一旋行貌

金和尚

金和尚諸城人父無賴以數百錢鬻於五蓮山寺少頑鈍不能肄清業牧猪赴市若爲傭後本師死稍有所遺金卷懷離寺作雜負販飲羊登壟計最工數年暴富買田宅於水坡里弟子繁有徒食指日千計遶里千百畝悉良沃皆金撫有之里中甲第數十皆僧無人卽有人亦其貧無業攜妻子僦屋佃田者也類凡數百家每一

門內四繚連屋。皆此輩列而居。僧舍其中。前有廳事。梁
楹節梲。繪金碧。射人眼。堂上几屏。其光可鑑。又其後爲
內寢。朱簾繡幙。蘭麝香充溢。噴人螺鈿雕檀爲牀。牀上
錦裯褥。褶疊厚尺有咫。壁上美人山水諸名跡。懸粘幾
無隙處。一聲長呼。門外數十人轟應如雷。細纓革靴者。
烏而集。鵠而立。當事掩口語側耳以聽。客倉猝至十餘。
筵咄嗟可辦。肥濃蒸薰。紛紛狼籍如霧。霈但不敢公然。
蓄歌妓而狡童十數輩。皆慧黠能媚人。皂紗纏頭。唱艷
曲。聽睹亦頗不惡。金一出。前後數十騎。腰弓矢相摩戛。

奴輩呼之皆以爺。卽邑之人若民或祖之伯叔之不以師。不以上人。不以禪號也。其徒出稍稍殺於金而風髻雲轡。亦略與貴公子等金。又廣結納。卽千里外呼吸可通。以此挾方面短長。偶氣觸之。輒惕自懼。而其爲人鄙不文。頂趾無雅骨。生平不奉一經。持一咒跡。不履寺院室中。亦未嘗蓄鐃鼓此等物。門人輩弗及見。並弗及聞。凡餽屋者。婦女浮麗如京都。脂澤金粉皆取給於僧。僧亦不之靳。以故里中不田而農者。以百數時而佃戶決僧瘞牀下。亦不甚窮詰。但逐去之。其積習然也。金又買

異姓兒子之延儒師教帖括業見慧能文因令入邑庠
旋援例作太學生未幾赴北闕領鄉薦由是金之名以
太公諫向之爺之者太之膝席者皆垂手執耳孫禮無
何太公僧薨孝廉縗麻臥苫塊北面稱孤諸門人釋杖
滿牀榻而靈幃後嚶嚶細泣惟孝廉夫人一而已士大
夫婦咸華妝來舉幃弔唁冠蓋輿馬塞道路殯日棚閣
雲連旛幢翳天日殉葬束草粘五色金紙作冥物且蓋
數十事馬于蹄美人百執方相方弼著阜帛首摩雲冥
宅樓閣房廊亘數畝萬戶千門入者迷不可出祭品象

物多不能指以名會葬者蓋相摩上自方面皆僮僕入
起拜凡八邑貢監及簿吏以手據地叩卽行不敢勞公
子勞諸師叔也傾國來瞻仰男攜婦母孺兒流汗相屬
於道人聲沸百戲鞞鞞都不可聞立者自肩以下皆隱
惟見萬頭攢動而已孕婦痛急欲產諸女伴張裙爲幄
羅守之但聞啼不暇問雄雌斷幅綳懷中或扶之或曳
之蹙蹙以去奇觀哉葬後以金所遺鬻產瓜分而二之
子一門人一也孝廉得半而居第之南之北之西東盡
緇黨然皆兄弟行痛癢猶相關云

異史氏曰。此一派也。兩宗未有六祖無傳。可謂獨闢法門者矣。抑聞之五蘊皆空。六塵不染。是爲和尚口中說法。座上參禪。是爲和樣。鞋香楚地。笠重吳天。是爲和撞。鼓鉦鎗聒。笙管放曹。是爲和唱。狗苟鑽綠。蠅營淫賭。是爲和障。金也者。尙耶。樣耶。撞耶。唱耶。抑地獄之障耶。

予聞之荷邨先生云。和尚蓋紹興某縣人。少時與姪某流寓青州。久之復與姪相失。遂祝髮爲僧。後其姪顯達。乃於諸城道中物色得之。勸令改初服。不可。因出賞令有司。取建刹字。且爲營別業焉。一時服御華侈。聲勢炫赫。誠有如聊齋所云者。而其嗣孝廉某實其族子也。荷邨先生言其名字爵里及其他瑣事甚悉。嘗以柳泉此傳未盡得實。付梓後欲別爲小紀。以正之。刻甫竣而先生遽捐館舍。予述焉不詳。姑撫其

大凡如此丙戌六月二十七日天都鮑廷博書於嚴陵舟次

只是服御奢侈聲勢赫奕而層層寫來初觀之覺駭人聽聞再卒讀之實無謂可笑之至外而田宅徒黨甲第如此內而廳事中堂內寢又如此細纓革靴者雷轟卑紗纏頭者霧集摩戛則翹弓畫矢驅從亦雲轡風鬃不特風雅中無是人卽富貴勢豪中亦無是人

人不意其爲頂趾無雅骨而且不經不咒不寺院不饒鼓之太公僧也以無賴子牧猪奴而僧之爺之叔之伯之祖之而且太之此則生前之奇聞矣及其死

也異姓兒稱孤枕塊諸門人釋杖滿牀靈幃緇泣者
止一孝廉夫人而華妝弟唁者且多士大夫內子也
棚閣旛幢連雲蔽日芻靈祭品象物難名偃僕起拜
上自方面則泥首卽行者又何論貢監簿史也至舉
國若狂惟見萬頭攢動觀之者恬不爲怪行之者覩
不知羞抑且侈爲美談傳爲盛事文以奇觀哉三字
冷語結之通篇字字皆成斧鉞爲佛門護法爲世教
防閑功德不少

飲羊

家語魯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孔子爲政不敢飲其羊

咄嗟

世說石崇嘗爲客作

豆粥咄宋人詩話筌重吳天雨鞵狗苟
嗟可辨香楚地花謂雲遊僧也

營一驅廳事見卷三螺鈿見卷三復藉見卷一士

去復還釋氏要覽沙王呼佛弟子為一謂內帖括唐制

人有德智外有勝行在人之上故名一帖括唐制

士日試帖舉人總括經文以應帖試日一文獻

通考帖經以其所習經掩其兩端中問開惟一一行裁

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

五或得六為通○唐書選舉志楊綰疏言明經者但

記耳孫見前龍儀禮喪服傳居冠蓋班固西

相如雲五方相方弼援一一之名甚久軒轅本紀云帝

周遊元妃鼎祖死道合次妃姆嫫監護因置方相以

防喪此蓋其始也俗名險道神又名開路神抑由此

故爾宋朝喪葬有方相魍魎頭之別況其品級所當用

而世以日目為方相兩目為魍魎頭周禮方相氏蒙熊

皮黃金四目以逐雉
瘕益周亦有此名也

方面後漢馬融傳一一謂四方之一面也

重寄注

僵傀

見卷
張誠

二百戲堂韞

通鑑隋紀煬帝六年諸蕃來朝陳百歲千端門注「」有

魚龍漫演俳優儒山車巨象拔河種瓜殺馬剝驢
等奇怪異端百有餘物故名○司馬相如上休賦經

聲○一在韉轆鐘鼓
鞞○一作磬
鞞○見卷一

瓜分

見前
珊瑚

兩宗

按家
有禪

南井一一自達摩傳五世而分北爲神秀是爲漸宗
南爲慧能是爲頓宗後南分爲五宗曰臨濟爲仰曹

溪雲門法眼而惟臨濟最盛六祖釋氏書梁武帝普
北宗轉衰○漸謂遲頓謂速通元年達摩來自

西土爲初祖以至慧能爲一一而衣鉢絕矣按初祖達摩圓覺禪師姓刹利本名菩提多羅二祖慧可大

禪師姓盧名神光三祖僧璨鏡智禪師四祖道信大
鑿禪師姓司馬五祖宏忍大滿禪師姓周六祖慧能

大鑑禪師姓盧五蘊皆空心經照見一者就衆生所執根身器

界質碍形量之物名爲色以現前領納違順二境能
生苦樂者名受以緣慮過現未三世境者名想念念
遷流新新不住者名行明了分別者名識五者皆能
蓋覆眞性積染妙明故總謂之亦名五陰亦名五
衆
六塵不染
毘尼藏經聲色香味觸法怨忿汚人之
淨心故云一一僧銘云六根不染欲塵
之戒○王維能禪師碑
銘五蘊本空六塵非有

丐僧

濟南一僧不知何許人赤足衣白衲曰於芙蓉明湖諸
館誦經抄募與以酒食錢粟迄弗受叩所需又不荅終
日未嘗見其餐飲或勸之曰師旣不茹葷酒當募山村
僻巷中何日日往來於羶鬪之場僧合掌諷誦睫毛長

要如此化
即非如此
化是名如
此化
又曰要如
此化者即
非如此化
而凡夫之
人以爲必
如此化

指許若不聞。少選又語之。僧遽張目厲聲曰。要如此化。又誦不已。久之自出而去。或從其後。固詰其必如此化之故。走不應。叩之數四。又厲聲曰。非汝所知。老僧要如此化。積數日。忽出南城。臥道側。如僵。三日不動。居民恐其餓死。貽累近郭。因集勸他徒。欲飯飯之。欲錢錢之。僧瞑然不應。羣搖而語之。僧怒於衲中出短刀。自剖其腹。以手入內。理腸於道。而氣遂絕。衆駭告郡。藁葬之。異曰。爲犬所穴。席見踏之似空。發視之。席封如故。猶空繭然。

衲

見卷一
種梨

少選

見卷一
狐嫁女

藁葬

見後漢馬
傳一草也

蟄龍

公誠恭敬
有禮龍亦
從容有度

於陸曲銀臺公讀書樓上。值陰雨晦冥。見一小物有光
如螢。蠕蠕登几。過處輒黑。如蝨跡。漸盤卷上。卷亦焦意
爲龍。乃捧送之。至門外。持立良久。蟻曲不小動。公曰。將
無謂我不恭。執卷返。仍置案上。冠帶長揖而後送之。方
至簷下。但見昂首伸離。卷橫飛。其聲啞然。光一道如
縷。數步外。回首向公。則頭大於甕。身數十圍。矢又一折。
反霹靂震驚。騰霄而去。回視所行處。蓋曲曲自書筍中
出焉。

銀臺

宋史職官志一一司掌收天
下奏狀。按卽今之通政司。霹靂見卷一
嬌娜

小髻

長山居民某。暇居輒有短客來。久與扳談。素不識其生
平。頗注念。客曰。三數日將便徙居比鄰矣。過四五日。又
曰。今已同里。旦晚可以承教。問僑居何所。亦不詳告。但
以手北指。自是日輒一來。時向人假器具。或吝不與。則
自失之。羣疑其狐。村北有古冢。陷不可測。意必居此。其
操兵杖往伏聽之久。無少異。一更向盡。聞穴中戢戢然
似數十百人作耳語。衆寂不動。俄而尺許小人連遽而

騷狐雖小
近之火動
勿以其細

已甚而忽之

出至不可數。衆謀起並擊之。杖皆火。瞬息四散。惟遺一小髻。如胡桃壳然。紗飾而金綫。嗅之。騷臭不可言。

僑居

見卷二
蕭小倩

霍生

文登霍生與嚴生少相狎。長相諱也。口給交禦。惟恐不言不及義。終口羣居。口給交禦。唯恐不工。至於戲弄。成道冤讐。莫釋以狎。諱而致怨。

可以已乎
好談人聞
聞者禍恆
烈即不然
亦將屑際
笑長雙疣
使其終身
不敢言矣

苦掠其妻妻不伏撈益殘妻不堪虐自經死霍始大悔
然亦不敢向嚴而自其誣矣嚴妻既死其鬼夜哭舉家
不得甯焉無何嚴暴卒鬼乃不哭霍婦夢女子披髮大
叫曰我死得良苦汝夫婦何得歡樂耶既醒而病數日
尋卒霍亦夢女子指數詆罵以掌批其吻驚而寤覺唇
際隱痛捫之高起三日而成雙疣遂爲痼疾不敢大言
笑啟吻太驟則痛不可忍

以贅疣

見卷二 批見卷三
梁彥 曾友于

異史氏曰死能爲厲其氣冤也私病加於唇吻神而近

以壞人名
節而致疾
疾不可爲
也

於戲矣。邑王氏與同窗某狎。其妻歸甯。王知其驢善驚。先伏叢莽中。伺婦至。暴出。驢驚婦墮。惟一僮從。不能扶。婦乘王乃殷勤抱控。甚至婦亦不識誰何。王揚揚以此得志。謂僮遂驢去。因遂私其婦於莽中。湯服袴履甚悉。某聞大慚而去。少間自窗隙中見某一手握刃。一手捉妻來。意甚惡。大懼踰垣而逃。某亦從之。追二三里不及。始返。王盡力極奔。肺葉開張。以是得乳疾。數年不愈焉。





